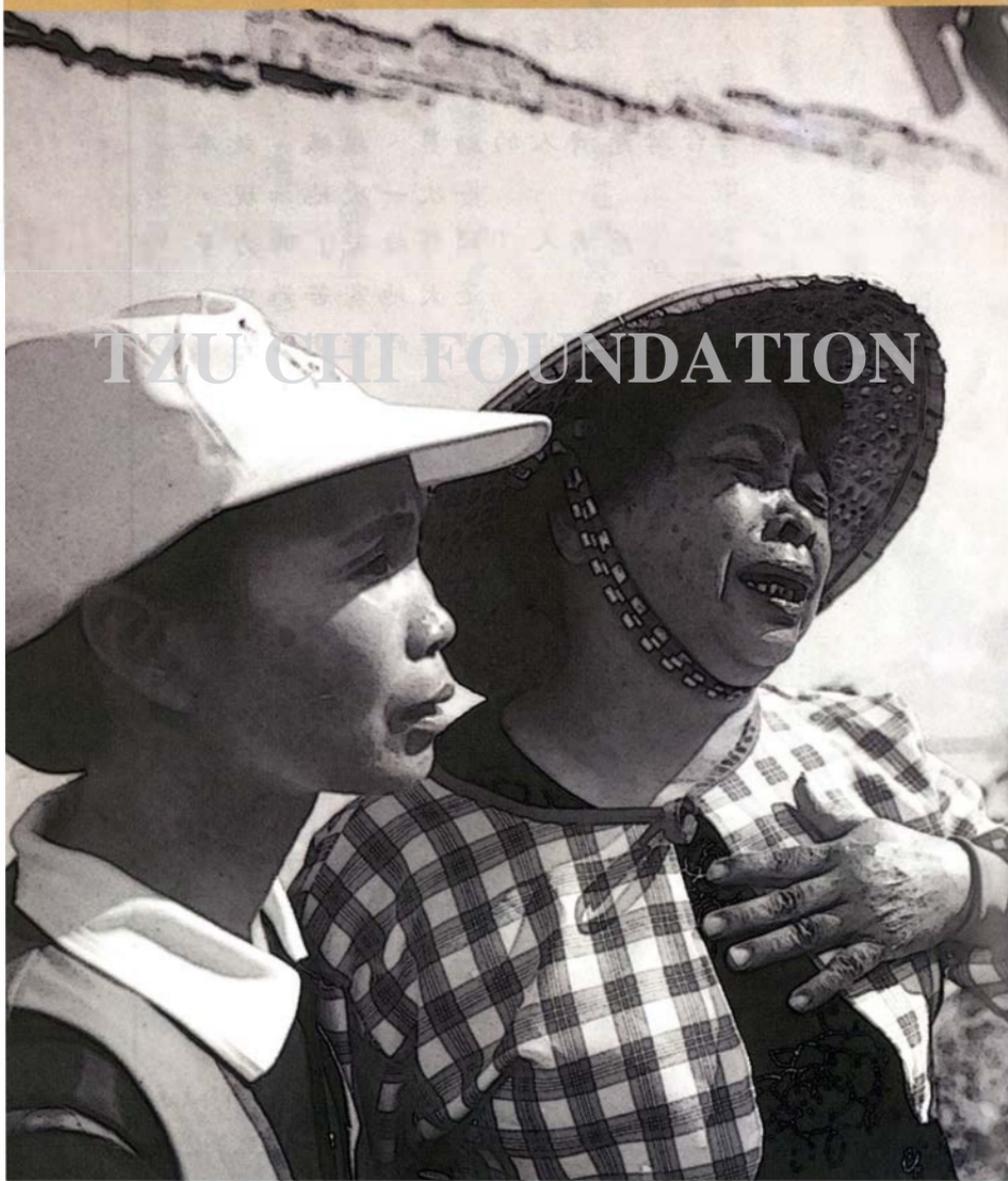


無情荒地 有情天

TZU CHI FOUNDATION



讓愛化解大難

◎撰文／吳鈴嬌 攝影／周本驥

沒有任何的命令、指示，
有的就是良知、良能的本分心，
台灣慈濟人的動員、組織、效率
一次一次地示現，
慈濟人「聞聲救苦」的力量
是大地震苦難中，
冉冉升起的希望火光！

TZU CHI FOUNDATION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分，七點三級的大地震，頓時毀掉台灣的富逸安樂。

凌晨三點，慈濟台中分會成立救災中心。

凌晨四點，慈濟新莊聯絡處成立救災中心。

凌晨五點，慈濟台北分會成立救災中心。

凌晨六點，集集、埔里、菓勢、太平、斗六……醫療站一一設立。

在花蓮精舍的證嚴法師，凌晨

兩點走出寮房，進入大殿，常住師父們也一一跟進，精舍裏的電話就此起彼落地來往全省四個分會、十個聯絡處，一張緊密的聯絡網立刻伸張開來。

住在台北新莊的李桂忠被地震震醒後，不到兩點就接到鄭春寶師兄的電話。鄭師兄在電話中鎮定地告訴他，離家不到五百公尺的「博士的家」整個垮下來，肯定需要幫忙。掛上電話，馬上又撥出其他慈誠隊師兄的電話。

住在台中的蕭惠特被地震震醒

後，立刻起身穿戴上慈濟志工的制服，他直覺地往台中分會奔去，活動組組長林美蘭也趕到，救災中心於是成立。從那一刻起，他們的白布鞋沒有停歇過，在國內外的救援經驗讓他們有條不紊地動員起來，只是心痛、心痛、心痛啊！

這個月月初，為了土耳其大地震死傷數萬，慈濟曾發動全省委員募款賑災，證嚴法師諄諄叮嚀要用大愛、大福來化解大難，同時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三天的街頭勸募並不理想，有人理直氣壯地說：

「土耳其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台灣都救不了了，還救到土耳其去！」法師聽了很傷心，他說，我們都是人啊！聽得到、走得到、做得到的地方我們都應該去救啊！不要說台灣救不了，台灣現在很平安，我們有能力去幫助人，我們應該發好願，萬一要人家救，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師父的話言猶在耳，慘痛的災難怎麼就現前了！

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本就是生命的特質，人的覺知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卻有遲早。證嚴法師領導慈濟功寮

會，點點滴滴就是要去啓發人性真

深沈的良知、良能。三十四年來

從三十個會員做起，目前全球加入

實際志工工作，有一萬五千多位志

員，而持續定期捐款的會員也有

百多萬。從一九九一年，第一次為

南亞孟加拉水災賑災起，慈濟就展

開國際救援；同年中國大陸華中

華東水災，慈濟就以直接、重點

尊重、及時的原則，做起「一眼觀

時千眼觀，一手動時千手動」的菩

薩行來。當時，台灣錢淹腳目，

得人人醉醺醺；師父的「濟貧」、

「教富」不曾中斷過。

慈濟人為什麼能心甘情願地付

出再付出？他們不會引經據典搬大

道理，頂多是說「本分」，再多會說

「以師志為己志」，很少人再說更多

了，因為說三丈，不如做一尺，一

切是：「做就對了！」

因此，不論在美國的大峽谷，

在非洲的衣索匹亞，甚至桃園空

難，集集大地震，都看得到慈濟人

的身影。慈濟的年鑑一年比一年

厚，慈濟的故事讓「大愛電視台」

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題材。

證嚴法師說，愛是相互循環的，善是相互影響的，而人生的價值在於功能的發揮，只要播下一粒善與愛的種籽，都有開花結果的一天。

法師的和敬寬柔，智慧行止數十年如一日，他的身體力行，就是慈濟人的榜樣；因此，不用任何的命令與指示，一聽到災難的發生，慈濟人就動起來了。

九二一凌晨四點，新莊、台中的菜市場裏，已有慈濟的師兄姊在

採買了。他們不僅自動自發，還自掏腰包，買了蔬菜米麵，還不忘買水帶鍋瓢瓦斯，出動了醫療車輛還不忘少見的「洗澡車」。師父說：「多用心啊！」

慈濟人還是最踏實的 7-clayven，最早出現也最後離開，他們的行動要求是實際與效率，並且無限量地供應災區物質所需與無價的愛心。而最令人「錯愕」的是，這些出錢出力的慈濟人，上山下海救苦救難後，還要雙手合十地道聲「感恩」與「祝福」！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感恩是感謝機緣，能夠做些好事；祝福是發好願，願人人吉祥平安。而感恩的心已成為慈濟人的文化了。

百年來台灣最大的災難正在考驗著我們，萬物萬事都在「說法」天地雖不仁，但天地也在示現。慈濟人的組織、動員、效率是一面光光的鏡子，照到了黑暗處，也照出了人性的清明面。

法師說，讓大愛來化解大難吧！

TZU CHI FOUNDATION

災區一百個小時

◎ 撰文／楊景輝 攝影／林茂正

我不斷反覆思考著究竟是生意重要？
還是救災重要？
最後，
我決定暫時放下繁忙的工作，
不顧家人及女友的反對，
請假投入救災行列。

TZU CHI FOUNDATION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九月二十一日，一場無情的大地震，奪去了兩千多條人命，更造成數以萬計的家庭破碎。我無神地站在店門口，內心卻痛苦不堪；以往國內有任何天災人禍，我都可以毫無保留、捨我其誰地搶救災民。那是我的責任、我的志業！如今一場更大的浩劫發生了，我卻只能站在路邊……。我不斷反覆思考著：究竟是生意重要？還是救災重要？取_上後，我決定暫時放下繁忙的工作，不顧家人及女友的反對，請假投入救災行列。

從台北一路飛奔中部災區，由豐原往東勢的路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東倒西歪的建築物及零亂的物品，街頭上的民眾、指揮交通的警察、救災的工作人員……脚步是那麼地匆忙、緊張；馬路上則是處處可見軍車、警車、各式民間救災車輛，整個氣氛是緊張、慌亂而悲涼的。

抵達東勢鎮後，我被分派到的第一項任務是隨著直昇機搶運物資的工作。

當第一個架次到達和平鄉某個

國小時，我先向村長打個招呼。他一看見我，很高興地緊握我的手，傾訴村裏的災情；說著說著，他竟掉下淚來。原以為他是太感動了，沒想到他卻告訴我：「我從不知道被人救是什麼感覺，現在我才知道被人救、讓人施捨，是那麼痛苦……」在回程的直昇機上，我腦海裏不斷重複著這句話。

我的第二項任務，是支援罹難者火化的事。

唐太太是東勢市區的受災戶，她有在縣政府上班的老公和三個

可愛的孩子，她的母親也在幾個月前搬來與他們一家人同住。

沒想到九月二十一日凌晨的大地震，硬是把她們的家攔腰折斷了！唐太太被斷裂的大梁和倒下的衣櫃掩護而倖免罹難，然而她卻失去了所有親人……

我和慈濟的師姊開車去東勢國小收容所，接她到農民醫院提領遺體。在前往殯儀館火化的路上，唐太太面無表情、不發一語，連親人的遺體送進火化爐前，道士問她有沒有什麼話要說，她只撫摸一下棺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木，依舊不言不語，安靜得讓人害怕。哀莫大於心死，這樣的遭遇叫她還能說什麼？

粵寧里是災情最嚴重的區域之一，里長的雙親也在大難中往生。小小一個粵寧里，街頭到巷尾死了十三個人。此地沒有廁所，災民在一條已不流動的水溝上架了幾條木頭，再用木板隔一隔，將就使用。

在東勢國中對面斷垣殘壁的小巷子裏，我遇見了魏老師。他引領我到一幢幾近倒塌的兩層樓建築物前告訴我：「這幢樓房本來住了

家四口。地震那天，房子左邊的牆被隔壁倒塌的房子推垮，硬生生地壓在夫妻倆的腿上和孩子身上。先生忍著痛爬出來求救，鄰居擋著他到我家來。當時一片黑暗，外面四處是尖叫哀號，夾雜著救護車、救火車的警笛聲。一片混亂中，我們合力拉出他太太，卻救不出孩子；好多磚塊、好多……他太太的腿被壓斷了，躺在外面的地上，邊流著血、邊哭著要孩子……」

太多了，故事太多了，每一戶都是家破人亡的故事。

回台北後，腦海中不斷浮現著
片段的畫面——唐太太、魏老師、
堆滿屍體的殯儀館……

記得有位災民說：「我看著阿
媽被壓在磚瓦下，阿兵哥怎麼拉也
拉不出來。雖然只是具屍體，但看
見阿兵哥小心翼翼地用棉布蓋住阿
媽露在外面的上半身，他趴在屍體
上，用電鑽從裏到外打碎石塊，然
後揹著阿媽下來。」

無情的天災雖然震垮了我們的
家園，卻震出了人性中的至真、至
善、至美……吳念真在公益廣告中

有段文字——別為今天的無力感到
自責，讓我們許下一個心願，以後
只要有需要我的時候、需要我的地
方，我一定存在。

讓我們攜手同心，用真愛重建
美麗的家園！

聽見「無聲的說法」

◎ 撰文／葉文鶯 攝影／映象志工

我一直沒有到國外旅遊的想法，
我願意將錢省下來，
去參與國際賑災，
體會別人的痛苦，
啓發自己的悲心。

TZU CHI FOUNDATION



報名國際賑災志工多時的陳嘉正，原本已被通知將在九月二十二日前往印尼義診，卻因九二一大地震而縮編，向公司請好的假，正準備用來救災。

除了太太鄭春梅之外，陳嘉正特地邀弟弟一同前往。他們被分派至南投市立體育館，協助分送物資到各災區。鄭春梅最初留在原地，白天煮飯菜，晚上到殯儀館助念。有幾天則與先生、小叔去發放物資。

「九月二十六日早上八點多，又

發生芮氏六點八的餘震，名間一幢危樓倒塌，當時天空布滿煙塵，一片灰暗。」陳嘉正說：「原本住在那幢樓的居民已經遷往派出所，我擔心附近有人遭到波及，所以在「一處矮房外面叫人，沒聽見任何回應，才到派出所慰問災民，並將最新災情回報至台中分會。」

百年大地震，災情前所未見。陳嘉正說，他曾沿著道路行駛，最後竟然看見路中央的白漆線向上拉抬至兩層樓高，路被自己堵住了！而災區一片混亂，面對剎那間集中



一處的眾多罹難者，殯葬業者也忙不過來，在亟需人手的情況下，陳嘉正臨時權充一場公祭儀式中的司

儀。當然他是毫無經驗的，只是憑著過去參加告別式的記憶和一分恭敬心，引領儀式的進行。

「在殯儀館助念，如果看到阿兵哥們，我總會加上手語，向他們說『感恩！』因為很多遺體流出屍水、發出味道，他們在附近灑石灰、戴上口罩和手套，照樣抬屍，很了不起。」鄭春梅說，^近回工作崗位之後，災區所見成了她不斷在班上及

同事、家長、會員及親友間訴說的故事，身歷其境的她有一分使命感，要努力為災民勸募。

前往災區蓋大愛屋時，陳嘉正也邀請從事土木工程的表兄共襄善舉，至於他的弟弟因為參與緊急救災有所感動，當然也沒缺席。

「到了工地，大家只怕沒工作做，只要運送建材的卡車一到，我們就好像一群螞蟻遇到糖果！」陳嘉正說：「我想每個人到災區，都會聽見一種『無聲的說法』吧！像我表兄從災區回來，就想加入慈濟

會員。」

十二月十九日，慈濟在岡山舉辦了一場為希望工程籌募基金的義賣園遊會，夫婦倆帶著鄭春梅班上十多位小朋友前去表演慈濟歌選及剝冰舞，振奮人心的節奏加上眼花撩亂的服裝道具，吸引不少民眾駐足圍觀。

也許因曾深入災區，而啓發陳

^嘉正夫婦致力投入賑災工作。陳嘉

正說：「還要把想去國外旅遊的錢省下來，參與國際賑災，體會別人的痛苦，啓發自己的悲心。」

隨時補位

◎撰文／葉文鶯 照片／文宣組提供

如果當時殯儀館缺人抬棺木，
我一定上前補位。
我覺得，在這場無法避免的天災中，
其實有很多人並不怨天尤人，
這是最教人感動的地方。

TZU CHI FOUNDATION



在一場為希望工程募款的義賣園遊會中，不時見到一位慈誠隊員拿著竹掃帚掃除大門口的積水，或把帆布棚頂的積水趕落地面。不急不徐，即使雨點稍大些，也絲毫不影響他，一逕地默默做他認為該做的事。

五十七歲的慈誠隊員施議進

九二一當天開著小貨車駛入災區南投縣市是他常跑的路線，看著向熟悉的街景遭受地震扭曲變形，他簡直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竟然是真的。

「地面好像被撕開了，我進到竹山的時候已經天黑了，車燈照到倒塌的房子和落差幾十尺的路面，很嚇人！我擔心這樣的路，車子還能繼續跑嗎？好像已經開到黑暗的地獄了！」施議進說。果然，通往名間的橋是不通的，他只好退回二水，繞道抵達南投市體育館。

晚上十點多，到殯儀館參與助念，從未同時間見過那麼多往生者的施議進，心裏大嘆：「可憐！」結束助念時已經十二點多，他於是返回車上睡覺。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次日，他運送物資到竹山，看

到某個村落有十多位罹難者被放置在帆布遮棚底下，「那附近的草很长，日頭又大，我覺得他們死得太可憐了！就開始為往生者念佛。」一位阿伯走過來，掀開蓋在一具屍體上的布，在那個少年的頭上一直摸，但是眼淚都流不出來。」

同一時間，好多師姊都趕到擁救、挖掘的現場安慰家屬。施議進說，每當怪手喊停，家屬最是緊張，接著是呼天搶地、頓足捶胸；這時候師姊便會上前，安撫家屬的

激動與哀慟。

「我忍著不要流淚，以免事情無法進行，不過那種場面，還是有少數幾位師姊忍不住，哭得很大聲。我們作志工如果不堅強一點，也會承受不了。我最佩服一位師姊，她在體育館從早忙到晚，都在為亡者服務，看到她這樣，實在給我很大的勇氣。」施議進說，如果當時殯儀館缺人抬棺木，他一定上前補位，畢竟災區很亂，不是任何事情都請得到專業人士。

在賑災過程，施議進看到有的

災民很認命，也很惜福。有次，他看見一位帶著孩子的媽媽，特地拿出奶粉要送給她，她卻說：「請留給別人吧！」用餐時間，一位穿著不俗的婦人也拿著碗筷裝盛飯菜

跟其他人一樣默默地吃著。施議進覺得，在這場無法避免的天災中，其實有很多人並不怨天尤人，而這正是教他最感動的地方。

TZU CHI FOUNDATION

親見「家破人亡」

◎ 撰文／葉文鶯 攝影／林澤楨

車子行駛到中寮，
醫護人員與當地師姊及災民們兩相對望，
大家都掉淚了，
原來這就是所謂的「家破人亡」。

TZU CHI FOUNDATION



九二一發生時，彭衛來正好住在全台地震最頻繁的花蓮。被震醒後，同住在精舍寮房的人了無睡意，有的擔心家人是否平安。半小時後，獲知重災區在中部。

次日，慈濟醫學院慈誠懿德會的成員仍然照原定課程上課，與彭衛來同是北區人醫會的六位醫師心裏卻掛念著災區人員傷亡，急需醫療救護，上起課來有點心不在焉。

捱到中午，六位醫師決定搭飛機回台北，同時聯絡北區人醫會十

多名護士，大夥兒在台北集合，開車南下台中。

彭衛來說：「大家都是接到通知就從工作崗位離開，像國泰醫院開刀房的護士高玲玲，來的時候還是穿著開刀房的隔離衣呢！我們這些穿著西裝的懿德爸爸也」沒回家，還好提包裹本來就有準備藍天白雲制服！」

車子行駛到中寮，醫護人員與當地師姊及災民們兩相對望，大家都掉淚了，原來這就是所謂的「家破人亡」。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他們趕緊搭棚準備展開醫療服務，可是當時嚴重受傷的病患都教法外送，患有感冒、腸胃疾病或一般外傷的民眾，跟其他災民一樣最急著想要的是獲得帳棚和睡袋顧不得身上的病與痛。

人醫會將隨車的一百多個帳棚和睡袋發放出去，並向災民解釋物資必會陸續補給。除了慈濟之外，其他個人或團體每有物資送達，總委託慈濟協助發放；於是人醫會成員分成兩組，有人義診，有的負責發放物資與慰問。

「一位老太太被送到醫療站時，已經奄奄一息，不知道是受驚嚇、受風寒，還是缺乏營養。我們中西醫一同會診，兩個小時後，她從昏迷中醒過來，這是我所看到比較危急的病人。」彭衛來說，由於災區斷水斷電，同一批人醫會成員在第三天撤回，由下一批接替，後來他又去義診過一次。

非但如此，彭衛來還到埔里大愛屋工地當了兩天小工。他說：「不管聽人家說或者看照片，久了都容易忘，所以我要親自體會。去工

地的前一天正好下雨，地上都是爛泥巴，踩下去好像拔不出來，我們挖地基、搬鐵架，反正聽命行事就是了。」

「還有，去參與勸募對人生的感受才多呢！在為土耳其震災募款時，老實講，我一天向人家所募的錢，比自己每天賺的還少，可是我們要學習的就是向人彎腰、鞠躬，即使你說了老半天，人家連一塊錢都不願意投下去，我們還是向他鞠躬。」

『樂捐』，就是要人家高興捐，

如果一個人手上有五塊錢，他沒有捐出來是正常的，因為那是他的錢；如果他捐出來，那是人家的一片好心。我覺得人生難得有這樣的功課可以學習啊！」

許多災民輾轉得知彭衛來的聯絡電話，除了道謝，有的還繼續向他請教疾病保健；也有覺得服藥效果不錯的，彭衛來甚至義不容辭郵寄藥劑與患者結緣。他說：「人都親自去看病了，更何況只是寄點藥過去。我還覺得自己付出太少了，應該做得更多呢！」

挖掘出奇蹟

◎撰文／林益民、張榮仁 攝影／汪永祥

孫家兄弟先後脫困
與久候的父母相擁時，
賴添益和哥哥跟在場的
救難人員、關心的群眾一樣，
心底都湧起一股暖意，
眼眶也溢出興奮的淚水

久久不能自己……

TZU CHI FOUNDATION



在東星大樓崩塌現場開挖土機救災，連續工作三十二小時沒有睡覺的司機賴添益，是發現孫啓光奇蹟生還的第一人。

賴添益說，他看到孫啓光出現在地洞口，一度還以為是救難人員，後來知道是困了好多天的受災民眾，那一刻，賴添益真是跟著高興。賴添益說聲「贊」，又興奮地動挖土機投入救災。

二十五歲的賴添益，開挖土機已有九年經驗，那天上午十一時許，他熟練地操作怪手挖斗整理坍

陷現場滿地的斷瓦殘礫，身旁的台北市消防局救助隊、台北市救難協會的隊員正在處理一具焦屍；賴添益直覺地認為，附近瓦礫中隱隱透出生機，操作挖斗更小心翼翼。賴添益的怪手挖斗正要深挖時，挖斗下突然有一隻手臂猛揮，賴添益說：「我一看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猛踩煞車，挖斗幾乎貼到他的手掌」，當場還真嚇出一身汗。

賴添益定睛一看，孫啓光赤裸著上身、奮力從地洞中爬出來，起初他以為是參與救災的工人，但想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到工人怎麼會打赤膊作業，才警覺自己差一點「二度傷害」受困一下二十小時的活口，趕快叫人搶救孫啓光。

消防局救助隊、救難協會韓海濤、陳長貴、呂沐軒和郭錦地等人立即拿著圓鋤、探照燈趕到地洞附近，以毛巾遮住孫啓光雙眼，趕緊順著高一尺、寬一尺半的地洞爬進去，救出哥哥孫啓峰。

家住貢寮鄉的賴添益曾經參加林肯大郡的救災工作，但那時主要是拆房子，不像這次是要搶救埋在

土石下的受困者。他說，他和哥哥從二十一日就到現場輪流開一部挖土機救人，神經繃得太緊，三十二小時無法睡覺；因為一直沒有救到人，他和一道來搶救的怪手司機都感到對家屬非常歉疚、懊惱。

賴添益這幾天挖到的都是屍體，有完好的，也有支離破碎的；看到家屬呼天搶地的哀嚎，鼻酸之外，不自覺的會有些自責，所以他們在災區開怪手都極小心，「即使家屬對我們的辛勞能夠諒解，但看到屍體還是很難過。」

孫家兄弟先後脫困與久候的父
母相擁時，賴添益和哥哥跟在場的
救難人員、關心的群眾一樣，心底
都湧起一股暖意，眼眶也溢出興奮
的淚水，久久不能自己。一向對端
怪手司機很自豪的賴氏兄弟，又很
快意地駕著怪手進入災區。

（本文摘自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聯合報）

TZU CHI FOUNDATION

捨「事業」做「志業」

◎ 撰文／葉文鶯 攝影／映象志工

爲土耳其震災走上街頭勸募時，
曾碰了不少釘子；
但是爲九二一震災再度站立在街頭時，
卻有不少路人慷慨解囊，
甚至主動表示要加入慈濟會員，
前後的對照，
「台灣人還是很可愛！」



偶爾在路上看見喪家，羅吉仲不禁會想起他到東勢林場第二停屍間，協助九二一震災罹難者入殮的情景。

「早晨的東勢國中，從帳棚裏傳出一陣哭聲，我聽見一個孩子問媽媽：『爸爸呢？』小孩子不能老是在停屍間，所以有的家屬便陪小孩回到帳棚區。」羅吉仲說，九月二十四日下午，東勢林場要為罹難者舉行入殮，由於平日就有參與往生助念的經驗，倒也不怕見到屍體或有任何禁忌，因此，指揮中心

下達這項任務，他立刻上車，來到東勢林場第二停屍間。

四位志工分成一組，從幾乎令人窒息的棺木堆裏，陸續抬了四十二具空棺入內，整齊排好，並將棺蓋打開。

「入殮開始時，阿兵哥負責把遺體從冰櫃抬出置於棺木旁邊，由我們志工慢慢放進去。有些遺體因為變形無法放入，我們就到外面換大一點的棺木；有時家屬想為他們的親人選定某一副棺木，我們也都配合做調整，只要家屬要求，我們都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儘可能照做。」羅吉仲笑說：「也不知道從哪來的力量，大家都不覺得累。」

那天下午必須完成兩場入殮儀式，每一場的時間約兩小時；從九二一凌晨的來不及告別，到入殮時刻的萬分難捨，家屬還是不免要被催促：「時間到了！時間到了！下一場準備要開始了。」看著家屬不願把內層的透明棺蓋蓋上，趴在棺木上痛哭，如此淒慘的生死永別，教羅吉仲也不由自主地輕撫往生者家屬痛哭過的棺蓋，想向往生者平

說聲：「安息吧！」

從九二一當天下午隨車到達台中分會，羅吉仲運送物資到過大里、埔里、東勢，也在台中整理過堆積如山的物資，成天忙裏忙外，加上災區缺水，直到第五天返家後才洗澡。

接著，繼續投入中興新村、東勢、埔里等地大愛屋的建造工程，他說：「年輕的、專業的、沒有懼高症的在上面做事；我六十歲了，只好在地面做材料補給、鎖緊螺絲等工作。一想到災民將有棲身之

所，我就有說不出的高興。」

羅吉伸為土耳其震災走上街頭勸募時，曾碰了不少釘子；但是當他為九二一震災再度站立在街頭時，卻有不少路人慷慨解囊，甚至主動表示要加入慈濟會員。前後物對照，羅吉伸仍不免要誇讚：「台灣人還是很可愛！」

親自到過災區，知道地震的可怕，也更加感恩加入慈濟，才有機會在九二一賑災中盡點心力。問羅吉伸前後到災區蓋大愛屋共幾天？他也不算清楚了。原來，為了挪出

更多時間投入慈濟，在確定兒子不願繼承他事業的情況下，他早已結束工廠營運，轉而追隨妻子投入慈濟志業，因此可以不計「時間」當志工，捨「事業」做「志業」！

有「福」同享

◎撰文／葉文鶯 攝影／郭以德

我以前不敢承擔事情，
一場地震卻把我的心震開了；
希望以後遇到事情，
我不再害怕擔責任，
這樣才能步上菩薩道。

TZU CHI FOUNDATION



鄭純是一家電器行老闆娘，象加慈濟委員培訓這一年裏，她終於打破過去一成不變「看店、聽電話、抄住址」的生活。九二一震災，她不但到災區幫忙煮飯，連向忙著為客戶運送家電、安裝冷氣的先生，也因為手脚俐落、工作仔細，而被當地慈誠師兄「相中」。

「楊老闆，要不要一起去蓋房子？聽說你很會做事，那裏正好很缺人手，一起去嘛！」頭家被說動了，這天，鄭純高興地在家看店，畢竟還沒有與慈濟真正「來電」的

先生答應去當志工，多不容易啊！

「清晨三點半會有師兄來接他，才三點鐘，他已經穿好藍天白雲的制服站在我床前，嚇我一跳！我直誇他實在是太好看了！」鄭純喜形於色地說：「先生去蓋大愛屋之前曾經歷一番波折，一下子來電話請他去，一下子又說人太多不必去了，他有點意興闌珊。我趕緊跟他說，在慈濟做事動作要快，不然很多人搶著做。最後總算工地還需要人，他才有機會去體會，這叫做夫妻有『福』共享啊！」



鄭純認為能幫災民做點事情

是自己的福氣。她說，九二一那
清晨，她一如往常去爬山，走至一
處涼亭，看著附近一片墓地，她開
始為「無常」而哭，因為聽說房子
倒塌不少，很多人來不及逃命。不
多久，一群人自山下走上來，她聽
見其中一個人說：「慈濟這次動員
大批人力去救援。」鄭純一聽到
「慈濟」，精神為之一振。

下山後，先生告知有人來電通
知要到中部賑災；鄭純才拿起兩套
監天白雲，行李還未整理好，車子

就在門外「叭叭」催人。

這輛大巴士一路馳往埔里災區，鄭
純擔任「香積組」，負責煮飯菜供應
災民食用。

她說：「先生平常嫌我動作慢
吞吞，可是在災區，我做事很快，
烹飪的功夫也彷彿進步了。晚上十
點多，我們站得腳痠，拿筷子夾麵
也夾不起來，為了繼續供餐，我們
去借了塑膠手套，將麵一把一把抓
到碗裏。」

不知何時，鄭純發現一對老夫
婦站在她的背後，從穿著看起來生

活環境應該不錯。

鄭純不確定他們兩人是否^而需要

熱食，便問：「歐巴桑，我盛點米粉給你們用，好不好？」歐巴桑接過鄭純送來的米粉哭著說：「真是可憐！現在就算身上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吃啊！」

鄭純記住資深委員的叮嚀，決不在災民面前掉淚，唯有以恭敬的面對任何一位來到眼前的受災^鄉親。

第二天，鄭純被指派負責點算慰問金，「我們一一算清楚，準備

給埔里的委員去發放。那天經過我手中的發放金就有兩百八十萬耶！我姪女在慈濟服務，九二一清晨三點多，她就已經趕到台北的倒塌大樓了。她跟我講，這兩百八十萬不過是慰問金的一小部分而已啊！」

透過賑災的過程，鄭純感受到加入慈濟的榮譽與使命；更教她高興的是，九二一震災前不久，她為先生拿回一張慈誠隊員培訓報名表，先生才推諉不想參加，沒想到去蓋大愛屋回來，先生竟有點著急地問她：「噫？我那張單子咧？」

像仙女一樣

◎撰文／洪金鑾 攝影／林茂正

此時的我真希望自己是個無所不能的仙女，
輕輕一揮手中的仙女棒，
就能變出
滿山滿谷的帳棚供災民使用。

TZU CHI FOUNDATION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真

希望在歷史上，不曾有過這一天！

雖然已經過了十多天，但只要一嘔

上眼，災區的一切就如浪潮般湧入

腦海！

九二一凌晨一點多，在睡夢中

被強大的震動和怒吼聲驚醒，那震

動的威力似乎就像整幢房子被甩出

去一樣，一股強大的恐懼感襲來

我大聲念著：「阿彌陀佛！觀世音

菩薩保佑！」心裏就怕房子倒了怎

麼辦？這一刻真正感受到無常這魔

接近我們！死亡離我們這麼近！

搖晃彷彿有一個世紀那麼長，

我真正感受到

土耳其災民的驚嚇和痛苦。

不知搖晃了多久，感覺有一世

紀那麼長，稍一停歇，才想到要趕

快往外逃。叫醒三樓的大女兒、二

女兒，又到三女兒房間，只見她仍

安臥床上，不知事態嚴重；此時大

女兒扶著老二到二樓，才發現老二

驚嚇得眼睛短暫失明。

全家摸黑走過凌亂的客廳來到

庭院，看見屋旁的圍牆不堪一震，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全倒在隔壁的稻田中；對面天空一片火海，熊熊大火不斷燃燒，火光照亮半邊天。

只穿內衣褲的公公比我們先逃出來，嚇得全身發抖，我趕快為他穿上夾克，摟著他的肩膀說：「不要害怕，我們一直在做好事，佛菩薩會保佑我們！」

漫漫長夜一分一秒過去，由車內廣播得知震央在南投集集，位於地震帶的東勢、豐原、霧峰也是災情慘重，死傷人數持續增加。

想到地震前一天，在花蓮靜思

堂參加委員培訓的最後一堂課，李彥學師兄播放土耳其賑災所拍的地震影片及照片，災害的慘況仍在腦海盤旋，沒想到才隔一天，同樣的災難竟然在自己家鄉上演！

凌晨兩點多安頓好家人後，不放心獨居的父母，和先生決定前往探視。開車到了村莊口，遠遠就看到有人示意無法通行，由於心中又急又憂，最後決定棄車徒步。

走一小段路後，才發現道路已擠壓變形、柏油路隆起一層樓高，冒險爬上跑至娘家，驚嚇的父母和

鄰居全避難在外。我摟著媽媽，眼淚不自覺流下來，感謝上蒼讓父母平安無恙！

整晚，鎮上猶如一座死城，除了汽車燈光，到處一片黑暗。我一夜無法入睡，腦中直閃過土耳其震災的畫面，此刻我真的感同身受、真正體會出土耳其災民的驚嚇和痛苦！

天空終於露出曙光，
唯一的念頭是：趕快救人！

熬過漫漫長夜，天空終於露出曙光，我忍住頭痛、疲累，心中懸念著：房屋倒塌嚴重？傷亡人數多不多？唯一念頭只有——趕快幫忙救人！

想打電話給組長、資深委員，探詢如何進行救災工作，但所有通訊設備全被震毀無法聯絡，不得已只好驅車至草屯共修處。此處大門雖開卻空無一人，當下決定直赴草屯佑民醫院幫忙，因為護理是我的專長。

往醫院的路上，看見民宅倒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塌、商店傾斜、道路龜裂，令人目驚心！到了急診室，只見內外滿受傷民眾，哭泣、哀叫聲此起彼落，宛如人間煉獄。

大部分傷患都須縫合傷口，醫護人員忙得不可開交，我立即加入幫忙清理傷口、包紮，並不時握住他們的手，給予安慰。

由於停水停電，救護工作更形困難，需住院的重傷患者，得用^木加抬上六樓，而醫院牆壁也嚴重龜裂，更讓人為院內病人感到不安！院外的空地，擠滿處理好的患者

驚慌、恐懼寫在每個人臉上。

九點多，慈濟人將熱食送到醫院，也採購一車的礦泉水和大家結緣；女兒也來醫院當志工，送礦泉水給每一個人。到了中午，病人已處理得差不多，於是回到慈濟救災中心，繼續其他工作。

救災中心有一大群志工忙得團團轉，不停地煮熱食，一車車地往災區送。下午，我隨車送熱食到內轆村、草屯鎮公所對面大樓搶救處及中寮鄉，所到之處，房屋倒塌不計其數，大樓也攔腰折斷，尤其

「土角厝」幾乎無一倖免，反應及行動力緩慢的老人，因而往生的不在少數。

進到中寮鄉，整街房舍幾乎全毀，隨處可見汽車壓扁在一樓。送完熱食正打算回來，卻傳來需要一位師兄和師姊幫往生者換衣服，道義不容辭去幫忙。

往生者全放置於鄉公所對面，簡單的棚架下擺滿屍體，家屬的哭泣聲、燃燒紙錢的濃煙瀰漫空中，令人無比心酸。

有對姊妹告訴我，躺在地上的

是他們的母親，父親仍未挖出來；一位婦女則說，她先生原已逃出門，又進去拿錢和鑰匙，就出不來了；還有師姊的弟弟和弟媳也雙雙往生，由於是獨子，媳婦又剛懷孕，師姊的母親痛不欲生！

當時正好檢察官來驗屍，當一掀開覆蓋的白布，露出一張張扭曲變形的臉，可以想見他們往生前，一定承受非常大的驚嚇，但願我們的佛號聲，能讓他們往生的路上一路好走。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好多感人事蹟源源而來，
讓我們看到人性光輝面。

第三天起，組長分配我留守救災中心發放物資，幾乎每個來的人都是要睡袋和帳棚，八成的人都因受到驚嚇不敢進屋睡。但因睡袋數量有限，無法完全供應。此時的我真希望自己是個無所不能的仙女，輕輕一揮手中的仙女棒，就能變出滿山滿谷的帳棚供大家使用；可惜我不是，只能看著他們帶著失望的眼神離開。

災後第八天，陪台中第五組師兄姊前往中寮鄉，洽詢土地蓋簡易屋事宜；和鄉長接洽後，得知有位簡太太願提供三分多土地給慈濟興建簡易屋。深談後，才知她的房子在地震中全毀、且起火燃燒，先生來不及逃出，燒死在屋內，等挖出來時只剩一堆白骨，只好就地撿骨入甕。她不忍鄉親餐風宿露，因此提供土地建屋。當時我們在場的，真想向他們母子頂禮三拜！

另一位洪先生，也願意提供一公頃多的土地讓慈濟建屋。相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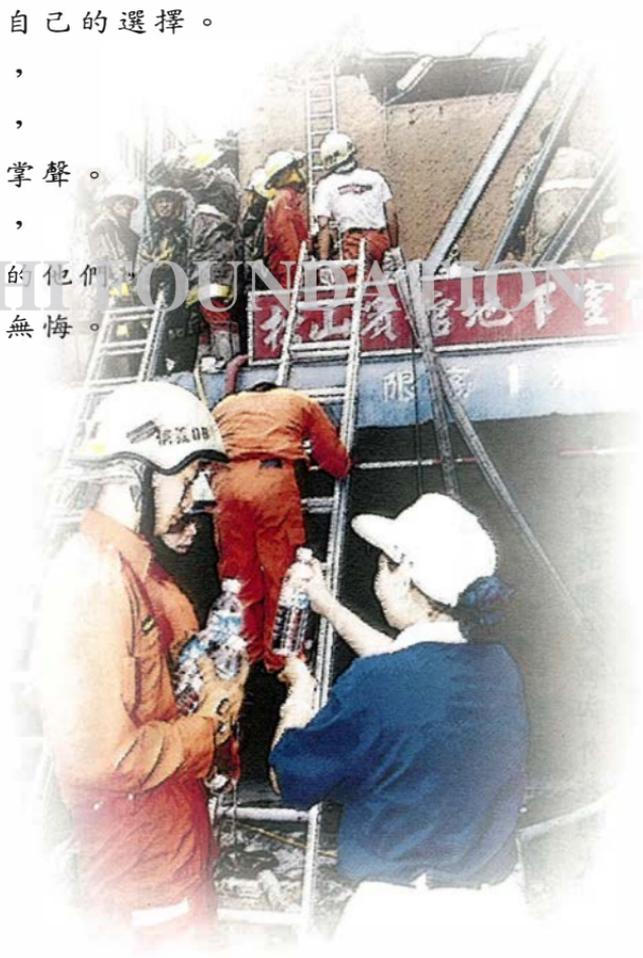
後，瞭解其父親原居住於中寮，他家在這次地震中也倒塌，還好及時逃出。他們同樣是受災戶，卻願意發揮助人的精神，讓我們看到了人性光輝的一面，也看到了台灣的希望！

經歷過大地震，好多感人事蹟源源湧現，大家不分你我、心手相連，只希望將災難減到最少，讓災民重拾信心。

地震中的消防隊

◎撰文／陳美羿 攝影／林鳳琪

水裏來、火裏去，
因為這是自己的選擇。
沒有勳章，
沒有桂冠，
甚至沒有掌聲。
在第一線，
冒險救災的他們，
無怨、也無悔。



我走過火中

但不是在慶典煙火中

也不是在晚會營火中

我走過水中

但不是在盛夏的游泳池中

也不是在秀麗的山林小溪中

「水裏來、火裏去」，是消防隊員生活的寫照。

九二一地震已過兩個多月，死

傷最慘重的山城——台中東勢鎮

消防英雄們在慈濟援建的組合屋辦

公室裏，回想那段救災的日子。

TZU CHI FOUNDATION

「那些日子到底是怎麼過的？吃些什麼？睡在哪裏呀？」

片段段的記憶，大家拼拼湊湊，都覺得好像做了一場夢。

「每次有災難，人家往家裏躲，我們反而要往外衝。因為，這是我們的職責嘛！」

「九二一地震，是我從事消防工作二十幾年來，所遇到的最大災難。」

「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在第一線救災時，媒體都還沒來。等他們來了，報導的都是國內外救難大隊。」



許多同仁和義消都覺得很不公平。

「不過救人是我們的本分事，報不報導沒什麼關係啦！」

「五線電話只剩一線可以通。

許多人打不進來，乾脆用跑的，或騎摩托車、或開車來報案。」

值班的張元炎一刻也不敢擅離職守。

九二一凌晨，強震把值班的張

元炎驚醒。他跳起來，站也站不穩。整個房子上下、左右翻騰，這時備勤的小隊長鎖家駒也正急急忙

忙從樓上下來……

砰！砰！八吋厚的磚牆應聲倒塌，把他剛剛睡的值宿床砸個正著。張元炎嚇出一身冷汗，若慢個

幾秒鐘，不死也要去掉半條命。

另兩位備勤的劉嘉鼎和張弘暉也下樓了，鎖隊長下令：「快把車子開出去。」因為萬一房子垮下來，把消防車、救護車壓壞了，怎麼救災呢？

「鈴！鈴！鈴！」電話急促地響起來：「××路大樓倒塌，請快來救人。」

「喂！一一九！××路整排房子」

都下陷了，許多人被活埋，快來救人啊！」

五線電話只剩一線可以通。許多人打不進來，乾脆用跑的來，或騎摩托車、或開車來報案。

當時，消防隊只有四個人。面對洶湧而來的災情，真如「杯水車薪」，無法應付。

「救命啊 救命啊」 聲音

就來自後方，出去一看，不得了！位在第三橫街的「聯營大樓」傾斜了三十度，樓上的居民就在搖搖欲

墜的大樓窗口呼救。

張弘暉開了雲梯車過去，摸黑操作；鎖家駒登上塔籃，升空救人。

「一上去又遇到餘震，塔籃在黑暗的高空中蕩來蕩去，說不害怕是騙人的。」

就在餘震不斷中，以雲梯車搶救了十三個人安全脫困，並疏散到空曠的地方避難。

「整個東勢真是哀鴻遍野啊！」張元炎一邊冒險接電話，一邊擔心家人。父母、弟妹住在東勢，懷孕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待產的妻子和五歲稚兒在台中，他們平安否？

儘管心急如焚，張元炎一刻也不敢擅離職守。除了受理報案，還要呈報災情。

「上級單位和媒體一直問，死傷多少？倒塌多少？怎麼算啊？農民醫院地下室的屍體都用堆的；堆不下，還移到林管處的臨時停屍間去了。」

「請派國軍來、派救難人員來，請派直升機來……」張元炎再三向外求援。

「我們一趟又一趟

將血淋淋的傷者送到農民醫院去，整個東勢好像變成地獄了。」

張弘暉和劉嘉鼎開著救護車，沿街救人。

張弘暉和劉嘉鼎開著救護車出去，到了文化街就被攔下來。進去倒塌的房子一看，有一男一女被壓在梁柱、泥磚下，已經沒有氣息。

「對不起！我還要趕去載傷患……」話還沒說完，一個男子惡狠狠地衝過來要打人：「你是消防隊，

死了也要救。」

旁邊的人趕緊拉住男子，叫他們：「快走！不要理他。」兩人才得以脫身，開了救護車去救人。

「有一個警員被倒塌的房子壓住，他的太太也被壓傷，一直喊救命；一個小男孩仰臥著，已經罹難了。」

劉嘉鼎開車回去拿圓鋤和十字鎬，協同附近鄰居合力把婦人從瓦礫堆中救出來，送到醫院去。

「我們沿街一直廣播，請年輕力壯的人出來救人；也不斷有人攔

車、求救。我們一趟又一趟將血淋淋的傷者送到農民醫院去。整個東勢好像變成地獄了。」

不久，一一九接獲報案：××街有火警！兩人和鎖家駒開了消防車就衝出去。繞了又繞，就是沒看到火。可能已經撲滅了，於是又開回來。

東勢地標，十四層的「王朝大樓」下陷半截；另一半則「躺」在馬路上。鎖家駒親自坐鎮指揮，劉嘉鼎則回去載雙節梯來救人。

不久，有一輛吊車加入搶救行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列。在餘震不斷中，張弘暉冒險進入，在鋼筋糾結的小洞裏，逐層搜尋。

住在后里的慈濟志工吳彩涼等數人，也乘坐吊車進入塌陷的樓層，救出一位身受重傷的加拿大婦女。

吳彩涼說，在接獲東勢的慈濟師姊求救電話後，就和十位志工瀾夜趕進來。「慈濟的男眾志工曾受過一系列的救難訓練，正好派上用場。」

「如果不是兒子提早出生，

我們一定也葬身瓦礫堆下了。」

黃忠智將妻兒安頓在安全處所後，

就地加入搶救醫院病患的行列。

「如果不是兒子救了我們，地震冤魂將再添三條。」住在東勢本街的消防隊員黃忠智說。

黃忠智結婚兩年，太太即將臨盆。十八日到豐原漢忠醫院產檢時，醫師說隨時會生產，於是夫妻倆就辦理住院待產。

胖娃娃在第二天出生，醫院記

錄的時間是「九月十九日上午九點二十一分」。

「九二一」的喜悅不到兩天，就碰上「九二一」大地震。

黃忠智將妻兒安頓在安全處所後，就地加入搶救醫院病患的行列。專業又年輕力壯的他，把老弱及病患揹下樓，並指揮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

得知東勢災情慘重，黃忠智立即趕回隊上。豐勢路中斷，他繞行卓蘭，從石圍斷橋旁的產業道走走。回到浩劫後的山城，那斷垣殘

壁、滿目瘡痍的景象，看得他恍目驚心。

回到本街，所有的土角厝都夷為平地，黃忠智的房子也塌了。左右鄰居罹難了十九人，黃忠智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如果不是兒子提早出生，我們一定也葬身瓦礫堆下了。」人生是這樣無常，黃忠智抱著「撿回一條命」的心態，不眠不休地投入救

帶著妻小逃出來後，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劉嘉癸要趕回分隊報到，就讀國中和國小的女兒抱著他，哭著說：「爸爸！不要去！您不能走！」

輪休在家的劉嘉癸，強震震壞了樓梯，房門也損壞。撞開門後帶著妻小逃出來。出來一看，隔壁房屋已經倒塌了。劉嘉癸趕緊疏散民眾到東勢國中操場，再回老家^深年邁的父母。

看到父母無恙，劉嘉癸即刻趕回分隊報到，參加救災。就讀國中

和國小的女兒抱著他，哭著說：「爸爸！不要去！你不能走！」不知道是孩子心裏害怕？還是擔心爸爸此去的安危？

「我是消防人員，救災救難是我的職責，怎麼可以只顧自己家裏呢？」

他來到粵寧里。粵寧里的房屋都是連幢式的，整排整排地全倒，一樓全不見了，真是慘不忍睹。

附近民眾搬來發電機，大家合力用電動工具和鐵棒，將受困民眾「挖」出來。

住在石岡的劉宏恩也是休假在家，專業的敏感讓他立即開車返隊。當行經豐勢路時，看見梅子吊橋倒塌下來，汽車過不去，才又回去改騎機車，冒險進到東勢來。

在本街和東蘭路，劉宏恩徒手搬開磚瓦和家具，救出許多人，有些受傷，有些已經罹難了。

東勢消防隊全員九人，邱進吉和李進龍在新社受訓。地震發生後，受訓隊員就近支援新社分隊，而六萬人口的東勢鎮，就只剩七位警消，加上義消全力以赴了。

第四天，張弘暉陪同消防大隊長到山上視察災情。

經過和平鄉雙崎，才順道回家探望。

年邁的母親見到他，忍不住痛哭起來。

受過救助隊訓練的張弘暉，三次登上直升機，和教官、國際救難隊、義消等，飛到中橫、德基水庫、谷關等地察看水庫和電廠的安危，搜尋並救助受困民眾。

從空中俯瞰，張弘暉看到青山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禿了頭，溪床下有被衝下去的工寮和汽車。他說，只能用四個字形容，那就是「慘不忍睹」。

橫貫公路幾乎整個路基都不見了。少數路段發現有車子，但不見人影。還有隧道被土石全部掩埋。張弘暉遺憾地說：「就算有人，我們也無能為力。」

在德基水庫住了一夜，陸續扭受困的電廠員工撤離。

出生入死，冒著生命危險救人，但是自己的家人呢？父母在和平鄉雙崎部落的老家，妻兒正好回

到泰安士林部落的娘家。他重任在身，不能擅離職守，偏偏電訊不通，一家人分散三地，生死未卜。內心的煎熬，是無法形容的。

第四天，他陪同消防大隊長到山上視察災情。經過和平鄉雙崎，才順道回家探望。年邁的母親見到他，忍不住痛哭起來。

在往達觀部落的途中，張弘暉巧遇了魂牽夢縈的妻子：「就在河床開出來的臨時便道上，有一輛車子錯身而過，她在裏面。」

張弘暉趕緊下車，追上去大

喊。妻子下車見到他，雙腿一軟，跪在地上泣不成聲……夫妻相擁，恍如隔世。

在得知家人都平安後，張弘暉心裏稍稍舒坦，也依依不捨地揮別妻子，繼續踏上救難之途。

「那音訊全無的四天，你知道我是怎麼過的嗎？」說到這裏，鐵漢張弘暉哽咽了。

由於消防大樓震壞了，在河濱公園搭起帳棚，

擺兩張長條桌子，寫張海報，

就是消防隊的「克難」辦公室了。

值班的張元炎心繫家人，又不敢離開分隊。天亮後，劉嘉癸叫他：「回家去看看父母，我幫你接電話。」張元炎這才回家去，父母弟妹幸而無恙；只是台中電訊不通，不知妻兒情況，心裏依舊焦急。直到第二天中午，得知妻兒平安，才放下心來。

劉嘉鼎也是天亮後，借了摩托車回去看太太和小孩。再騎過斷裂、下陷的東豐大橋，回大甲溪對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岸的老家看父母親。

「我回家知道父母平安，掉頭就回來了。」劉嘉鼎說：「因為我是消防隊員，不能因私廢公。」

小隊長鎖家駒也牽掛家小，無奈身負重任，沒辦法回家。幸好哥哥來看他，帶來全家「平安」的好消息，他才放下心裏的「一塊大石頭」。

聯外道路全部中斷，東勢成為孤島。消防隊和義消不停地搶救受困民眾、載運傷患。

「我們把傷患載到河濱公園；重

升機來了，我們又把傷患抬上飛機。」

這些重傷患有些被壓傷、骨折；有的燙傷；有的待產。飛機來了，傷患家屬一窩蜂搶上前去，秩序大亂。消防人員不得不當起糾察員，一邊抬傷患上飛機，一邊安撫家屬，理出先後次序來。

第二天，救難人員和物資紛紛進到東勢來，消防隊員還是不分晝夜地忙著。由於消防大樓震壞了，在河濱公園搭起帳棚，擺兩張長條桌子，寫張海報，就是消防隊的

「克難」辦公室了。

連續四十八小時沒睡，大家眼睛都紅了。累了，就坐下來眯

下。劉嘉癸說：「到了第三天，全部的人都沒有聲音了，好奇怪。」

眼睛紅了，聲音沒了，都不打緊。連續一個禮拜沒刷牙、洗臉洗澡，屁股痛得不能走路。

「痛得受不了，趁晚上沒人，到大甲溪去洗個澡。」劉嘉癸說：

「溪水又渾濁、又冰冷。但是，洗洗，好舒服啊！」鎖家駒一週後才回家，啞著嗓子跟太太說要洗澡。

鎖太太帶著孩子，住在土地公廟的院子裏。院子搭了大帆布棚，擠了九戶人家。

直到十月二十二日，

才把所有的罹難者找到。

黃忠智和張弘暉支援王朝開挖，天天與屍臭為伍，整整一個多月。

「東勢每一條街都有房子倒塌；

每一條街都有人死傷；每一幢棟房子都有損傷，沒有一幢是完好的。」一位義消難過地說。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地震一發生，除了家裏受災寧
的，義消幾乎全體出動，甚至連子
女也都跟著爸爸出來救人。

「地震後，很多人從外地來。問
想來當志工，能做什麼？」

消防隊員問：「你有工具嗎？」
沒有。空著手，只好在旁邊待命。

「我們人手少，沒辦法出去調查，明
瞭並掌握狀況，無法給志工派工
作，真的很可惜。」

第一線救災過後，全靠重機械
開挖。挖啊挖，聞到屍臭味，才改
以人力用圓鋸、油壓剪去清。

黃忠知說

：「王朝一期的罹難
者，被梁柱壓住，肉還黏在椅子
上，真慘！」他耐心地用板子把肉
刮下來，放在屍袋中。

「每一具遺體都支離破碎；還有
一具是身首異處的。」

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才把所有
的罹難者找到。黃忠智和張弘暉支
援王朝開挖，天天與屍臭為伍，整
整一個多月。

在忙亂中，日子是怎麼過的都
不知道。副大隊長太太送月餅來慰
問。喔！才知道是中秋節。看到旗

桿上降了一半的國旗，也才知道是國慶日、雙十節！

東勢消防隊的辦公廳舍倒塌，

只能用帳棚辦公；

慈濟受理後，不到二十天，

就為消防隊及家眷們

興建了五間辦公室及四間宿舍。

地震後，全鎮停水停電，於是

消防隊又負起送水的任務。到哪裏去載水呢？石岡水壩因為三處閘門

嚴重下陷，所有的水一夕見底，全

IZU CHI FOUNDATION

漏光了。

義消小隊長劉南熾請怪手在河濱公園開出一條路，讓消防車到大甲溪抽水。「雖然渾濁不堪，但是用明礬澄清後，也可以洗洗東西、洗洗澡。」鎖家駒說：「後來到石岡集水區載水，那就比較乾淨了。」

一兩個月下來，消防隊送水超過兩千車次，共兩萬多噸的水。

認真說起來，東勢消防隊也算
是災民，因為辦公廳舍梁柱受損、
鋼筋外露、扭曲變形、牆壁倒塌。
救災器材無處收藏，文件資料更是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無法存放。用帳棚辦公、住宿，全隊隊員身心都備受煎熬。

十月初，透過台中縣政府丁正，向慈濟請求興建組合屋。慈濟^社呂建處副主任詹桂祺來看過之後，立即決定興建五間辦公室、四間宿舍給消防隊及家眷一個棲身之所。

「感謝慈濟志工，不到二十天我們就搬進新家了。」

地震過後兩個月了，大家回來起來，好像一場惡夢。討論著，那時都吃些什麼？家裏人怎麼過的？

「哇！怎麼都想不起來？」劉

癸摸著頭，疑惑地說。

「我記得消防署有調派其他縣市的消防隊來支援。台北市、基隆市、新竹縣……都有來。」

「我記得慈濟人在王朝大樓旁的八八八自助餐店煮麵給我們吃。」鎖家駒說。

地震過去了，家園待重建，心理也要重建。誠如黃忠智說的：「天天與屍臭為伍，大家都需要很長

的時間來撫平這些傷痛，尤其是我們這些救災人員。每一種怵目驚人的狀況，都歷歷在目，因為我們無法逃避。」

水裏來、火裏去，因為這是自己的選擇；自己熱愛的工作，再怎麼艱苦，都「不能逃避」。

「從事消防工作，您，後悔過嗎？」

問遍每一個人，都說：「不後悔！」

沒有勳章，沒有桂冠，甚至沒有掌聲。在第一線，摸黑冒險救

災，沒有鎂光燈。但他們無怨、無悔。他們都是英雄，真正的英雄，默默的英雄，無名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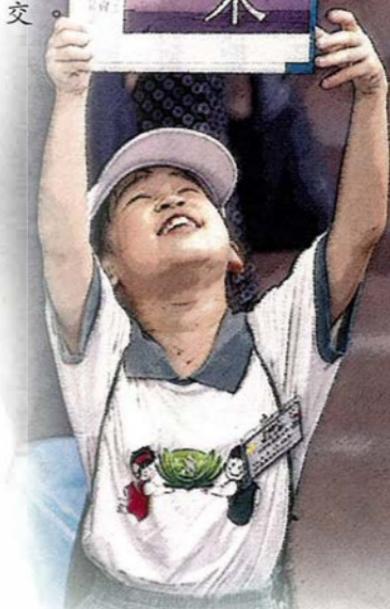
向英雄致敬——敬禮！

土耳其·台灣 患難展真情

◎撰文／胡光中 攝影／林鳳琪

八一七、九二一，
兩個看似再平凡，
卻牽動了
台灣與土耳其兩地
無數家庭心中的悲。
世紀末的大災難，
透過互助，
使得台灣與土耳其
變成患難之交。

台灣愛心動起來
土耳其的
情牽苦難人



167•166

【無情荒地有情天】土耳其·台灣 患難展真情

八一七、九二一，兩個看似再平凡不過的數字，卻牽動了台灣與土耳其兩地無數個家庭心中的悲。這兩個日子，讓人深刻地體會到世間無常。

發生在八月十七日的土耳其大地震，造成至少近四萬人傷亡、六十萬人無家可歸；相距僅僅一個多月後的台灣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竟也成了百年來台灣最大的災難！

兩千多人死亡、十萬人露宿街頭，世紀末的大災難，使得台灣與土耳其變成患難之交；慈濟人首先

伸出援手，隨後土耳其救難隊也迅速趕到台灣展開救援，我想這是「大愛無國界」的真諦吧！

【土耳其大地震】

我驕傲地告訴土耳其友人：

「這些幫助土耳其的朋友來自台灣，是我的同胞！」

我是一個僑居土耳其的台灣人，面對發生於自己家鄉及工作地點的兩次災難，感受到的又豈止是恐懼、悲傷！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八月二十一日晚，也就是土耳其

其地震後的第四天，我在伊斯坦堡

的家中，看著電視新聞對大地震的

報導，左上角死傷人數不停地跳

動，心情愈來愈沉重，深覺自身前

力單薄，感到無比^傷心和無可奈

何。眼看許多國家救援部隊相繼到

來，面對台灣人對土國的災變冰

漠，心裏真是失望透頂！

直到凌晨兩點多，思緒仍無法

平復，於是提筆寫了一篇「救援土

耳其，台灣在哪裏？」的文章，傳

給聯合報主編，希望聯合報能多報

導有關土國地震的消息，以激發國人的同情心。

八月二十四日，透過台灣貿協

伊斯坦堡辦事處黃文榮主任介紹，

與慈濟人見面，才知道台灣慈濟勘

災小組早已於地震後第二天，由科

索沃轉來土耳其，並就地採購了三

千條毛毯及睡墊發到災民手中。和

凱倫、竹琪、彥學、景貴近一星期

的相處，從他們積極、謙虛、惜福

的做事態度中，不禁讓我這個自小

生長在回教家庭、十五歲即出國到

中東國家學習回教教義的回教徒，

對佛教的看法完全改觀。

原來佛教不僅是在拜佛、念佛，更是實際以行動付出。因為證嚴上人說：「經是道，道是路，路是用來行的，不是念給菩薩聽的！」

九月初，由網際網路上得知全球慈濟人援助土耳其活動陸續展開，我指著那些手捧勸募箱、身著藍天白雲的慈濟人照片，驕傲地告訴土耳其友人：「這些要幫助土耳其的台灣人，是我的同胞！」當時，我感受到如海潮拍岸般的激動湧上心頭。

九月十八日，景貴兄等人回台籌募賑災基金告一段落，如約再次回來，更帶來新的朋友——丁寧兄、濟航兄、國氣兄，也帶來了全球慈濟人為土耳其的祝福，以及台灣小朋友親手畫的「愛心」圖。

【台灣大地震】

土耳其的朋友紛紛來電關心慈濟人，好多的祝福溫暖了我們的心。

九月二十日晚，慈濟朋友都在家裏，突然接到父親從台灣打來電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話，急促地告知台灣大地震的消息。心想：怎麼會呢？怎麼那麼巧就發生在台灣呢？心中一直祈求著：不要有人傷亡啊！

不幸的是，十分鐘後，CNN快報發布台灣發生七點三級以上大地震，損害情形到目前尚不得而知。那一夜不停地播放著台北松山賓館倒下大樓現場搶救情形，整晚我再也睡不著了。

清晨到來，CNN仍以頭條報導台灣大地震消息，看到從直升機上所拍攝的中部震央畫面，心中一

驚！怎麼那麼似曾相識呢？回想和竹琪、凱倫到土耳其災區勘災時，撲鼻而來的屍體味道……不要吧！我所愛的台灣千萬不要發生這種事！

一整天的心神不寧影響了大家，從早到晚手機響個不停，慈濟在土耳其勘災時認識的朋友紛紛來電關心；那一天，我們接受了好多好多的祝福，溫暖了我們的心。

另一方面，土耳其救難隊在十二小時內，召集了四十人到台灣救災。突然間，我感到「施」與「受」

不再是單向的，愛的回饋力量竟是如此的大！

更令人驚訝的是，儘管台灣有災，而原本在土耳其的慈濟勘災小組仍堅守崗位，並另外從台灣調派人員到土耳其支援簡易屋的援建工作事宜。土耳其媒體以大篇幅報導慈濟人的義行，說是「真正的人道救助」。我體會到這真是不分種族不分膚色、更不分宗教的大愛精神！

慈濟人在籌建簡易屋時，不但對象是災民而降低住屋的品質，

此簡易屋必須兼顧隔熱、防風、防水、防雪功能；同時因冬天即將來臨，施工期要求短而迅速。看到慈濟人不眠不休、不計勞累地辛苦工作，真的感動不已！也激起我滿腔熱血，願意從旁協助奔波。

【苦難淬鍊】

有了考驗，
我們手攜手共同走過的路，
才更顯得有意義！

十月三日，回到台灣已經五天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了，看到台灣各界，不停地為集集大地震賑災而忙碌，在各媒體的災區報導中，總是看到慈濟的「藍天使」默默地奉獻。每個人心中都充滿慈悲，眼中都充滿自信，大家都相信這是考驗。有了考驗，我們手攜共同走過的路，才更顯得有意義。

星期五到清真寺參加聚禮，遇到幾位在台灣讀書的土耳其學生，他們告訴我土耳其地震發生後，系濟人如何在他們祖國「做救災工作而台灣大地震後，他們又如何自動自發擔任救災隊翻譯義工，且到

區醫院探視病人的過程。

聽完後，我沒有說什麼，只給他們一個會心的微笑。因為從那一刻起，我知道我再也聽不到有人會說：「土耳其在哪裏？我看不到！」再也聽不到有人會說：「救援土耳其，台灣在哪裏？」

九二一跨海髓緣

◎ 撰文／李政道 照片／李政道提供

儘管大地震擾亂了一切，
爲了保障病人的生命，
我向Okamoto醫師保證：
不管是用火車、飛機，甚至直昇機，
我都會想辦法把前來
取髓的醫師和捐贈者的骨髓，
安全送抵中正機場，
及時飛往日本……





情至人間中的盪盪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從睡夢中

被震醒過來，驚魂未定，心裏直驚

記著今天安排好要送給日本 Nagai

R&D Cross 醫院的抽髓作業，能否

順利進行。

【九一一 地震後六小時】

原定七點半的抽髓，

爲了確定中正機場班機正常起飛，

延至七點五十分才開始；

醫護人員在幾次不小的餘震中，

臨危不亂合力完成抽髓作業。

顧不得撒了滿地的書和小擺

飾，天未亮，我便急速趕往醫院。

剛踏進辦公室，電話鈴聲響個不

停，又是日本 Keio 醫學院 Okamoto

醫師要求延期到明天再抽髓（自地

震後他已數次來電），理由是萬一

中正機場關閉、飛機停飛，送髓受

阻反而會危及病患的生命。

我再三向 Okamoto 醫師說明不

能變更的原因，因為病患已進行

「殲滅治療」，正在無菌室等待輸

髓，人命關天，緩一刻送髓，病患

生命便多一分危險。因此，我堅持

一切仍照計畫行事，並保證不管是用火車、飛機或甚至直昇機，我們都會想辦法把他派來取髓的。Watanabe醫師和骨髓，安全地從荊蓮送達中正機場。

我請他通知仍住在旅館的Watanabe醫師，依原計畫搭乘下午三點多的班機護髓回日本。為預防隨時有狀況出現，也為她訂好下班五點的班機。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說服Okamoto醫師照原計畫進行。放下話筒，即刻撥電話到中正機場和荊

蓮機場，確定飛機起降作業一切如常，才化解了大家的疑慮。原定七點半的抽髓，等確定中正機場正常起飛，延至七點五十分才開始，醫護人員在幾次不小的餘震中，臨危不亂合力完成抽髓。

「Dr. Lee，七點三級的強震剛過，我竟能如期拿到這袋珍貴的骨髓，您們處變不驚、勇於負責的精神，令我由衷敬佩。」滿臉笑容的Watanabe醫師，臨走時激動地對我說：「請代向捐髓者、證嚴法師及辛勤的工作人員，致上日本人民最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高的敬意；並向災胞們表達我誠摯的慰問，祝福他們早日重整家園，恢復往日的幸福。」

【九二二·餘震大搖晃】

突然手術台一陣大搖晃，

推車上的手術包唏哩嘩啦掉了滿地，

五級餘震搖得很嚇人，醫護人員仍堅

守崗位，

邊搖邊抽，完成任務。

回到辦公室，桌上放了好幾張從中國大陸各地傳真來的留言條

TZU CHI FOUNDATION

不一會兒工夫，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血液科黃主任來電話關心災情，並婉轉地關懷明天的抽髓作業。

他說話口氣故作鎮定輕鬆，但仍可嗅出他內心的壓力是何等沉重——已經做過「殲滅治療」的病患，毫無免疫能力，經不起一點感染，如果骨髓不能如期送到，病患性命就堪虞了。

我告訴黃主任，慈濟醫院作業照常，剛剛才送走日本的取髓醫師。他如釋重負地說：「太好啦！」

您們的敬業精神太令人欽佩了，發生這麼大的災變，竟然還能照原計畫抽髓，湖南的錢小弟真是福大命大！」

將捐髓給錢小弟的是二十三歲的趙先生。他家住澎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體格健壯、剛退伍，為了捐髓而暫緩就業。

趙媽媽很高興兒子被配對上還^上口訴他：「這是千載難逢的機緣。兒子呀！請為錢小弟禱告，願主能早日成全你們共結這分『髓緣』，挽救他寶貴的生命。」

下午，到花蓮機場接趙先生的師兄來電回報：沒接到人。明天早上就要抽髓，這還得了！想起趙先生為提供病患更優質的骨髓而改變自己的起居作息，每天喝葡萄汁、補充營養、鍛鍊身體，甚至為了省錢婉拒澎湖慈濟人陪他來花蓮……種種用心的舉動，使我堅信他不會臨陣脫逃，況且他也完全瞭解臨時反悔將對病患造成何種嚴重後果。

近六點鐘，我正禱念著「阿彌陀佛」，趙先生從花蓮機場來電，氣喘吁吁地一再道歉說，原班機因地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震取消，只好改搭其他班機。聞言，我鬆了一口氣，資料中心的工作人員也飛速趕到機場接他，結束了一場有驚無險的小插曲。

九月二十二日一早，如常進行抽髓。正當醫師聚精會神、用力拖拉著針筒，突然手術台一陣大搖晃，推車上的手術包唏哩嘩啦掉了滿地，五級餘震搖得很嚇人，醫護人員在間歇性的幾次餘震中，堅守崗位，邊搖邊抽，抽抽停停地完成任務。

九點多，我提著骨髓液再次踏

上兩岸三地漫長的送髓之途。輾轉香港到達上海，已是晚上九點，浙醫一院、省血液中心的接髓朋友蜂擁而上，有的獻花、慰問，有的替我拿行李，我被人潮團團圍住，大家都對這例由震災區送來的救命骨髓讚歎不已。

我們一行人很快分乘兩輛車，鳴著警報器往浙醫一院奔馳。和我同車的浙江日報、錢江晚報記者，興致勃勃地詢問強震中抽髓、送髓的驚險過程，以及關於地震災情、捐髓者的感受和反應，她們要連夜

發稿把台灣同胞的這分感人壯舉
刊載在報上讓大家知道。

「台灣遭逢大災變，救災都忙不過來
了，在這麼危難的情況下，您們還不
忘遠方的病患，這分血濃於水的摯
愛，我們永生難忘。」

晚上十一點，走進血液科病
房，人們的掌聲及慰問聲劃破了寂
靜的夜空，也溫暖了我的心。

「李博士辛苦您了，台灣遭逢大
災變，救災都忙不過來了，在這麼

危難的情況下，您們還不忘遠方的
病患，台灣同胞這分血濃於水的摯
愛，我們永生難忘。」鄭院長緊緊
握住我的手，紅著眼眶說。

他遞了一封慰問災胞、感恩慈
濟，以及關懷捐贈者近況的信交給
我。我向在場的人闡釋「大愛無國
界」的慈濟精神、「無緣大慈、同
體大悲」的佛陀精神，還告訴大
家，慈濟不僅是送髓，更重要的是
要把「愛」帶到每個角落。

話剛說完，一群骨髓移植成功
的家屬，扶著滿臉淚水的錢小弟父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母到我面前來；由於得知台灣地震災情慘重，他們都很擔心捐髓者的安危，所以除了道謝，也請我轉交慰問信給捐髓者。

【後記】

午夜回到賓館，心中掛念著身材嬌弱、血紅素偏低的江太太，在昨日捐髓給日本病患後恢復情況如何？

江太太是一位家庭主婦，平日熱心公益，能寫一手好字，先生

大學教書，家境小康。九二一大地震當天早上抽髓，健檢結果一切正常，只是血紅素較低，但醫師認為不影響捐髓。她是十八歲日本青年唯一配對上的人，為了要救人，她在等待捐髓期間每天注意養生，我們也趁她住院捐髓之便，安排她多住兩天好好做個身體檢查。

第二天起個大早，打電話回慈濟醫院，護士告訴我江太太情況很好，貼心的女兒陪伴著她，心情愉快，傷口也不痠痛了。

回到花蓮，聽說江太太還發心

捐出二十萬元給慈濟賑濟地震災民。我去電關懷她時，她謙虛地說，「雖然自己並不富有，但比起災民和病患那是好太多了。我只是盡自己的一點小力量，算不了什麼。」

證嚴上人說：「能付出愛心就是福。」江太太擁有滿心的愛，我想她真是世上最有福的人。

TZU CHI FOUNDATION

我們家的福氣

◎文字／曾代德口述・賴麗君整理 攝影／林鳳琪

罹患鼻咽癌，
家中頓失經濟來源，
慈濟每月給我們生活補助；
震災中屋毀，
原以為要四處流浪，
慈濟讓我們住進大愛屋……

TZU CHI FOUNDATION



搬來大愛二村已經半年了，我覺得能住這裏真是我最大的福氣。我們以前租的房子都沒這麼好，這輩子就是遇到慈濟，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家庭才能安然度過。

一家四口都是靠我在建築工地做工維持生活，本來家裏經濟還過得去，不料兩年前我得了鼻咽癌，頸部右邊長了兩個瘤，左邊長了一個瘤，體重從六十多公斤下降到五十多公斤。那時我並不會很害怕，因為我平時有學佛，這幫助我產生力量與信心去對抗疾病。

當時做化療真的好痛苦，化學藥劑打下去就一直吐，抵抗力也變得很差，很容易感冒，所以即使是夏天，我還是穿毛衣。做鈷六十治療後，我的頸部好像被火灼燒，就算流質食物，一喝下去都會痛得吐出來。我每天要打二十瓶營養針，一針六百元，一天就要花一萬兩千元。

我無法工作，又要花那麼多醫藥費，於是一太太出去找零工做，但因為她小時候發燒過度，腦筋不太好，老闆常常欺負她、亂扣薪水，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我不忍心看她被欺負，就叫她不要做了，日子再怎麼苦，也不能讓她在外受欺啊！

後來，好心的鄰居幫我們提報慈濟，慈濟每個月給我們生活費，困苦的生活才有些改善；表舅得知我的病情後，也叫我去他的醫院治療，不收我一毛錢，我那時還不敢去，因為治療的開銷是很大的，但是他^說：「一家大小都要靠你，你只要趕快好起來，不要想這些。」我聽了很感動，我真是個有福氣的人，才能有好人相助，度過難關。

九二一大地震是我們家的第二次劫難，我們租的土角厝全毀，所幸家人平安無事。我們在帳棚住了一個多月，後來慈濟師姊告訴我們，因為我們家比較困苦，我又有病，所以幫我們安頓到大愛村。我聽了真是高興極了，原以為就要過著四處流浪的生活，沒想到又是慈濟來幫助我們。

這個新家真是比我們原來的租屋好多了，以前的房子小，我們一家四口擠在一起睡，廁所在外面，晚上小孩子都不敢去上廁所，一定

要我陪他們去；現在我們有屬於自己的房間，也有完備的衛浴設備，小孩子上廁所不會害怕，我也可以安心睡。

因為這裏空氣較好，陽光可以照進屋子，我的病好得較快。我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病趕快好起來，出去工作賺錢養家，趕快重建家園，^謹一家人過好日子。

預約幸福

◎文字／編輯部整理 攝影／莊淑惠

「服務村民是不能等的，
村民有需要，我就隨傳隨到。」
「謝謝你們！師姑們教我要怎麼整理房子、
打掃環境，而且還教我做人的道理……」
「一整年的笑容加起來，都沒有今天來得多！」
大愛村村民、慈濟九二一震災照顧戶，
以自立助人的勇氣，預約幸福人生。



不向命運低頭

◎ 撰文／黃秀蓮

一位不到四十歲的弱女子，卻要獨力扶養三個孩子，是何等沈重的負擔；也因此，大里慈濟人每次前往探視阿玉時，總心疼地想是否能幫她多做一點。

「最近賣衣服的生意好不好？孩子們都還好吧？」

阿玉的三個孩子分別就讀高二、國二及小五，她只能利用早上送孩子上學時，和他們講講話；晚上下班回來，孩子們早睡了，母子

談天的時間實在少得可憐。

原本阿玉在大里塗城路的夜市賣臭豆腐，勉強維持生活；震災後，承租的房子倒了，臭豆腐的生意也因災區的消費逆降而難以持續，幸好前夫的大姊適時接濟，才免於流落街頭。

後來阿玉找到賣衣服的工作，每月約有兩萬元的收入，在市區租了房子，生活暫時安定下來。當師兄姊到她住處拜訪時，發現屋裏竟空蕩蕩的，便費心為她張羅小冰箱、桌子、棉被、衣服等，就連小



兒子身上穿的學生制服也是師兄姊送的。

元月底，大里師兄姊再次前往慰訪，阿玉說，為了工作，很難兼顧家庭。「這幾天小兒子感冒了，天氣熱，他知道要脫衣服；天冷了，卻不懂得要加衣。」言語中流露出為人母的擔心；但一說到孩子對她的依賴和撒嬌，她又露出滿意的神情，好似已把辛酸拋諸腦後。

十八歲的大兒子目前與同學住

在學校附近，偶爾回家小住，師姊

鼓勵阿玉要和兒子溝通，讓他瞭解

母親為生活奔波的辛勞。「三個孩子的註冊費若無法負擔，要告訴我們喔！」師姊不忘叮嚀。

阿玉認為自己出身低，又沒受過很高的教育，所以無論多辛苦，也要好好栽培孩子念書。從她堅毅的神情，看到了一個女人不願向環境低頭的韌性和勇敢！

同學的張老師

◎ 撰文／張端容

算一算，慈濟志工元月中旬到

南投中寮李家訪視已經第四次了，四周環境雖仍凌亂，但已無撲鼻的惡臭，李太太及兒女幫忙挑磚塊鋪水泥，準備在屋旁空地再蓋房子。見李家情況已有改善，師兄心中寬慰許多。

記得去年底到李家關懷、致慰問金時，院子裏堆滿未洗的碗筷、衣物以及果皮垃圾，蒼蠅、蟻到處竄爬，還有陣陣惡臭。地震造成房屋龜裂，家人不敢進屋，煮食、吃飯就在屋外的棚布下，晚上則睡在小貨車上。

李先生今年五十四歲，因為中風而無法工作，靠太太務農維生，生活清苦。太太和三個兒子都有輕微弱智，而養女阿萍十八歲了，平日除了上課外，也幫忙照顧家裏。

「弟弟們根本無法和外界競爭，我想將他們送進南岡國中特教班，看看能否學得一技之長！」年紀輕輕的阿萍比一般同齡的孩子有更多成熟的成熟及穩重，她計畫畢業後就要開始工作賺錢養家，念書一事暫時是不考慮了。

阿萍一直希望有一天能找到親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生父母，「不過，師姑們叫我不要一直執著，而應心懷感激，感恩現在的爸爸媽媽養我那麼久，而且要孝順他們……」

單純、善良的阿萍話不多，當師姊和她搭著肩聊天時，她總是專注聆聽，她說，她成了班上同學的「張老師」，除了因為本身經歷比別人多外，遇到同學們的疑難雜症，她就將師姊說的話，或是在慈濟刊物上讀到的道理告訴大家。「想一想，自己真的是要感恩了，因為還有人比我更不幸……」

服務全年無休

◎ 撰文／賴麗君

南投大愛二村主委石全誠除夕一早，就坐在窗前將紅包、發糕以及社會各界送來的年禮分送給村民。每年都會回故鄉桃園過年的他，今年選擇留在大愛村和村民一起過。他說：「我可以選擇其他時間和親人團聚，但是服務村民是不能等的，村民有需要，我就隨傳隨到。」

三歲時一場高燒讓石全誠成為

小兒麻痺患者，但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個殘廢，「我總是告訴自己，一個

人最重要的是『心』，只要內心健康、光明、向上，也是有用的，身體的缺陷無法阻撓一個奮發向上的人。」

從小，石全誠不但功課名列前茅，還精通吉他及棋藝。多次比賽總是得到全國冠軍。之後，石全誠開設吉他音樂班、鐘錶行、刻印行，兩年前南投災區再造期間，來到這裏奉獻一己之長。

怎料碰上九二一地震，無家可

歸的他暫居大愛二村，但並未消滅他奉獻南投的決心，他自願擔任主委為村民服務，人生依然充滿希望與奮鬥。「我來這裡就是要把自己奉獻給南投，現在鄉親有難，我更

要留下來為他們服務。」石全誠堅定地說。

為了維護大愛村的安寧與整潔，他與村民約法三章，如果碰到破壞村子整齊或安寧的人，他一定加以勸誡，直到村民認同。「當我自願當主委時，我就抱定決心，不管遇到什麼困難一定要堅持下去，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而且這份工作是不打烊、全年無休的。」

過年期間，石全誠更忙碌了。

因為除了發放年禮外，還要挨家挨戶看看村民們有什麼需要，晚上還得特別注意村民安全。「還好我體力還不錯，否則早就垮了！」石全誠笑著說。

對於石全誠的熱心，村民們都很感激，領過年禮還不忘向他道聲：「主委，辛苦了！」「我在《靜思語》中看過一句話，就是服務別人比被人服務快樂，我現在體會到

了。」石全誠許下一個願望：「今年我要加入慈誠隊，服務更多人。」

一整年的笑容

◎ 撰文／黃秀花

于庭穿了一套全新的洋裝，頭上紮了兩條小辮子，辮子上還捲著五顏六色的漂亮髮飾，打扮得像個小公主一樣，講起話來也嗲聲嗲氣的：「我要回嘉義奶奶家過年，然後再到澎湖的外婆家拜年！」邊說著話邊高興地轉圈圈。

媽媽阿麗說：「我已經一整年沒有回澎湖了，地震後忙東忙西的，後來又投入大愛村安親班的愛心媽媽工作，根本抽不出時間來，只好利用年假回去多住幾天！」

走進大里大愛村，發現很多住戶都正準備或已回中南部的故鄉過年。另一戶阿真一家也整裝準備出門了。

阿真幫小女兒于庭換上今年流行的背心裙，頸背後面還繞著一條三角巾，見她像變把戲一樣，一會兒三角巾移到于庭的頭上成了頭

巾。「妳看，它可以當帽子用哦！

是不是很像小紅帽啊！」于庭一聽到自己像小紅帽，紅咚咚的臉笑得更開了，興致一來，她抓起媽媽的手就玩起猜拳的遊戲。「左勾拳、右勾拳，祝您新年賺大錢，恭喜發財，新年快樂！」

「這是要給姊姊的！」于庭在房間與客廳跑進跑出，手裏拿了一張 *Hall's Kitty* 的大貼紙。阿真說，于庭和姊姊感情很好，姊姊因為學校震壞了，到彰化的姑媽家寄讀，只有在假日才會回來與他們小聚。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不過，沒關係！我們很快就可以圓了，因為下學期姊姊就要轉回健民國小讀書了！」

「于庭一整年的笑容加起來，都沒有今天來得多！」阿真看到小兒顯得特別開心，她很能理解于庭是因為知道過完年後，姊姊就會回來與他們團聚，而且待會兒到彰化，一家四口總算可以聚在一起吃年夜飯，對大家來說，那是再幸福不過的了！

這群從鄰近的彰化、南投、雲林、嘉義等鄉鎮來台中都會赤手打

天下的異鄉遊子，本來是想在新據點落地生根，哪知辛辛苦苦打造的新家園，卻被一場大地震給震垮了。所幸，鄉下老家永遠展開雙臂歡迎遊子歸巢，原鄉的呼喚也在年節時刻顯得格外地珍貴。至於未來的生活，留待年假過後，再返回工作崗位繼續打拚吧！

鐵公雞搖身變

◎ 撰文／雅尹婷 攝影／洪海彭

我們最大的樂趣就是看存摺上增加的數字，
然後編織我們的美夢，
想像有一天能成為百萬富翁、
能自助旅行環遊世界、
能自付學費出國留學不讓父母添白髮……
但是經過九二一大地震後，
我們的想法改變了。

TZU CHI FOUNDATION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十五萬元對大人來說，我不知道是多、還是少？但對我們三姊妹來說，確實是畢生的積蓄——是從出生以來所有的壓歲錢、零用錢和「稍微長大」以後賺來的總合。

我今年十四歲、大妹十三歲、小妹十歲，合起來是三十七歲。三十七年來，經由我們存到郵局帳戶的錢，從沒有領出過一毛錢，而見在我們三個人決定全部領出來作「九二一震災」之用。

一毛不拔

我們出生在一個不甚富有，卻很溫馨的家，全家人的節儉、勤勞都是有名的，我們三姊妹當然也不例外：手中的錢幾乎只進不出，是一毛不拔的鐵公雞。

我說「一毛不拔」真的沒半點誇張，要我們從口袋裏拿出一塊錢來花，比什麼都難！母親節、教師節、父親節、聖誕節的卡片，我們都是廢物利用，自製賀卡；而且從不買零食吃，媽媽沒有買給我們吃的東西，我們從來沒嘗過；好幾次三姊妹捏著口袋裏的錢，走到商店

想買零食吃，但想想總又放回去空手走出商店，口袋裏的錢當然還是存進了戶頭！

如果「只是」不花錢，說實話決存不到十五萬元。我們除了不花錢以外，努力賺錢更是我們的絕活。

我們走上學，以便能賺到車錢存起來；媽媽偶爾因為加班或出差無法做便當，給我們四十元的午餐費，也都只吃一個麵包加一瓶牛奶二十元打發，將「賺到」的二十元偷偷存起來。

還有我們努力掃地、洗碗、擦地板、晾衣服、折衣服……每件工作代價是一塊錢；再來勤背經書

背《大學》賺一百元、背《老子》賺一百元、《詩經》每首一元……錢真的很難賺哪！有時背了又忘了又背，很久才賺到一塊錢，這種錢怎捨得花呢？

比較「好賺」的錢，是投稿的稿費及參加徵文比賽的獎金，另外就是過年時奶奶、姑姑、叔叔、外公、外婆、舅舅、阿姨等長輩所給的壓歲錢，以及郵局的「利息錢」。



每年除夕夜，我們最大的樂趣就是看存摺上增加的數字，然後編織我們的美夢，想像有一天能成為百萬富翁、能自助旅行環遊世界、能自付學費出國留學不讓父母添白髮……

想法變了！

但是經過九二一大地震後，我們的想法改變了！

地震後台北一片漆黑，更可怕的是——一覺醒來，廣播中報導的消息

愈來愈悲慘，死亡的人數從六十五人，一路增加到一百多人、一千多人、兩千人以上；還有更多受傷、被困、失蹤的人，以及房屋全倒、半倒，無家可歸的人……

我們的心不斷地往下沈，一聽廣播，心在泣血；不聽廣播，心也泣血。三姊妹抱著媽媽說：「我們什麼都不祈求，只要能平安與家人共聚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心願、最大的滿足，我們會非常非常地珍惜！」

媽媽把我們三個小孩抱得好緊

好緊，語重心長地說：「我們真的
是很幸福的人，要知福、惜福再增
福」！只要有一天平安，就要有一天
的感恩歡喜，而且更要有一顆時時
助人的心，看見別人的痛要像自己
受苦一樣，然後就會知道我們該做
什麼、不該做什麼。」

我們三人都覺得媽媽的話很有
道理，因此這幾天乘著學校放假
三姊妹經常聚在小房間嘖嘖喳喳討
論，反覆地商量：「我們能做什
麼，應做什麼？」

三天後，一致決定把全部的錢

財十五萬元捐獻出來。也許可以蓋
一間簡易屋、買一些飲食衣物、或
是添置一些醫療用品，讓災民生病
時有所治療吧！總之，交由我們敬
愛的證嚴上人所帶領的慈濟人，一
定能使挨餓受凍的人少幾個、讓世
間的苦難少一些。

最後要祈願普天下的人都能平
安，都能對未來充滿信心與希望！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媽媽的話》

孩子的心是菩薩的心，當孩子們告訴我要把全部的積蓄捐出來賑

災時，我心裏有無盡的讚歎與歡

喜！而孩子們更可愛地請求我：

「可不可以先墊十五萬元捐出來，等我們過年時定存到期再還給您？」

我直覺地問：「為什麼呢？」

三個孩子都有點不好意思，靦腆地

互看對方，最後推出老三代表說：

「媽，我們是想賺今年的利息啦！」

剎時，我笑開了臉，我知道孩

子有愛心，難捨能捨，但是她們也會算計，她們已開始另一個存錢計畫了。

無論是愛心、智慧或有形的錢財，我相信她們永遠不會貧乏，永遠不會是零。

司令台前的營養午餐

◎撰文／慮芳、范毓雯 攝影／范毓雯

全校震災後唯一屹立不搖的廚房
就在司令台旁幾公尺遠的地方，
原先一樓是廚房、二樓是餐廳，
餐廳移作電腦教室後，
司令台前的帆布棚
就是師生們共進營養午餐的地方。

TZU CHI FOUNDATION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位在南投縣中寮鄉的至誠國

小，是個全校僅有五十位學生、一位教職員的迷你小學。當中區慈濟志工的車子剛抵達校門口時，跟

明腳快的學生便熱情地簇擁過來

左一句「慈濟媽媽好！」右一句

「慈濟爸爸好！」讓我們一時以為自己是超級偶像呢！

已經是慈濟教師聯誼會成員之

一的洪秀蘭老師也掩不住喜悅地告

訴我們，目前有八位老師也加入教

聯會了。洪老師還跟我們互勉：作

一個永不缺席的慈濟人！

一來只有八位學生的二年甲

班簡易教室前，下課音樂鐘剛響起，「鶯鶯媽媽，我好想您啊！」婉君就衝上前抱住了陳鶯鶯師姊。

年前，到台南寄讀的學生們，

受到當地慈濟委員的照應，如今一

看見師姊們又來訪，感覺格外親

切，一窩蜂圍著鶯鶯師姊，媽媽

長、媽媽短的。

「媽媽，妳來看我們了。」

「媽媽來看你們，也看看學校有

沒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啊！」「對了！

你們要不要也來當一位幫助人的

人？」

「要！」大家異口同聲的回答響徹整間教室。

聽到師姊和小朋友的對話，洪秀蘭忍不住說：「有位學生跑來告訴我，他的祕密願望是『願沒有房子住的人都有房子住！』我嚇了一跳，但也非常感動！」

今天的活動包括說故事、手語帶動與靜思語疊疊樂比賽。田比賽一開始，男同學挽起袖來，一副輸贏的氣勢，要在限時內將靜思語卡片依提示排列出來；低年級的小

女生一邊焦急地嘟囔著：「怎麼都找不到？」一邊喊著：「老師，可不可以幫忙……」競爭之激烈可見一斑。最後高年級的女學生反應又快機伶，拿到第一名。

「吃飯時講話的人要坐到司令台上吃喔，很丟臉吶！」玉瑩搗住嘴吃吃笑著。中午，學生們離開了電腦教室，到司令台前準備用餐時，
▲上果真擺了一張張桌椅。

全校震後唯一屹立不搖的廚房就在司令台旁幾公尺遠的地方，原先一樓是廚房、二樓是餐廳，餐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廳移作電腦教室後，司令台前的帆布棚就是師生們共進營養午餐的地方。

棚下，每位小朋友拿著餐盤井然有序地排隊打菜，然後依年級班別坐好開始用餐，全校師生共聚猶如一個大家庭，校長可乘機記得全校學生的名字，老師也可細心照顧學生。

午餐結束，全班集合好，端起餐盤一起走過大半段路，回到簡易教室，準備午休。

TZU CHI FOUNDATION

中寮學童遊學記

◎撰文／張旭宜 照片／至誠國小提供

有被愛的經驗，
才能學會愛人的能力。
兩個星期的遊學之旅，
不但成就至誠國小師生愛心的出口，
中寮的孩子也因愛心灌溉，
結出愛的果實。

TZU CHI FOUNDATION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慈濟媽媽好！」王貴美一進宿舍，孩子們的聲音此起彼落。

剛洗完頭髮的小女孩，一邊

大毛巾拭水，一邊到她跟前說：

「慈濟媽媽，請妳幫我吹頭髮好不好？我還要綁兩條小辮子喔！」

寫功課的孩子將作業簿湊近他的身旁說：「請問這個字是不是這樣寫？」

晚上就寢後，也有孩子惺忪著睡眠喚醒她：「慈濟媽媽，我想上廁所！」

家長獲知慈濟人將代為照顧子女時，寄讀人數馬上激增至三十八人。

九二一震災後，災區學校殘破，無法提供正常教學環境。台南市政府認養一百二十五位中寮鄉學生，分散在三個小學寄讀；其中，協進國小寄讀了三十八位中寮鄉至誠國小學生。

說到這段「遊學」因緣，至誠國小校長楊常婉滿是感激地表示：「學校危樓拆除需耗時兩個星期，台南市政府張開雙臂歡迎我們前往遊

學，但學生家長擔心孩子長期在竹
無人照料生活飲食，剛開始只有十
二位願意前往。」

楊校長向協進國小校長林文雄
反映家長的擔憂後，林校長卻高興
地表示，已請校內慈濟教師聯誼會
老師何阿梅代為聯繫台南慈濟委
員，且獲得全力支持的承諾。

「家長得知慈濟人要代為照顧了
女，遊學人數馬上激增至三十六
人。」楊校長說，這是因為中寮鄉
親都看到慈濟人在災區的用心和
力，小孩子或許不知道慈濟，卻都

認得「藍天白雲」。

為了迎接這群小遊學生，協進
國小不但添購全新的寢被及大型洗
衣機，並將新啓用不久的視聽教室
挪作宿舍之用。學生白天隨班附
讀，晚上和假日則接受來自台南各
界的愛心澆灌。

孩子口袋滿滿的零食、宿舍堆
積的禮物、不虞匱乏的各式餐飲和
絡繹不絕的知性旅程，顯現出古都
的熱情和愛心。所有的一切只為安
撫稚童受驚嚇的心，喚回學子臉上
的笑靨。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剛開始，孩子們想家、想回去；

兩個星期後，

孩子的眼神變得熟悉自在。

「我們巴不得去災區服務，現在

他們能來，當然是張開雙臂歡迎！」

協進國小五年二班導師何阿梅的班

上，也有四位至誠國小的女學生隨

班附讀。

「其實他們的心靈很脆弱！」何

老師說：「有一次上音樂課，大家

在唱『紫竹調』，兩位小朋友突然

在桌上大聲抽泣。幾個學生懂事地

過去輕抱安慰，音樂老師也貼心地
任他們用淚水宣洩悲傷。」

我想起在小山坡上的至誠國

小，溪水淙淙的綠色台地，一進校

門就聽到孩子的笛聲與鳥鳴，宛若

天籟般在山環水抱間輕舞競逐。都

市的繁華富麗再怎麼魅惑心目，還

是難敵紫竹調的輕觸鄉魂。

剛開始，孩子們想家、想回

去；兩個星期後，孩子的眼神變得

熟悉自在。每當體育課進行接力賽

時，小遊學生紛紛成為班上同學競

相拉攏、挖角的對象。何老師笑著

說：「有時校方會為小遊學生安排
出外參觀的行程，班上同學會慫恿
他們不要去，留下來一起玩。」

「十月二十二日嘉義大地震時
他們馬上衝出去！」何老師心疼地
說：「經歷過災難的孩子畢竟不
同。他們到操場後驚魂未定，待回
過神來才抱頭哭泣。」

餘震結束，孩子立刻打電話跟
家人聯絡；當協進的學生看到至誠
的孩子來打電話，紛紛自動禮讓他
們。

孩子入睡後，

慈濟媽媽還不能歇息，

蓋棉被、關窗戶，

半夜帶小朋友上廁所……

雖然慈濟媽媽陪伴的時間是從
每天晚上六點到隔天早上七點，但
有的師姊會早一點來做準備，白天
離去前也先將宿舍打掃後再離開。
師姊對於能照顧中寮的孩子顯得相
當同興。

「我們是扮演媽媽的角色。」王
貴美說，慈濟媽媽協助打理孩子的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生活瑣事，例如為他們準備晚餐、理髮、指導功課，晚上則陪伴他們就寢，為他們說故事、教他們比手語或閒話家常。

九點半就寢時間一到，有的孩子賴著不睡覺，不是翻來翻去，就是說頭痛、肚子痛。慈濟媽媽說，如果身體不舒服就要看醫師，但去看醫師前，要先向老師報告。聽到此話，孩子什麼毛病都好了。

何老師說，有個小男孩每天晚上都要慈濟媽媽「抱抱」才睡得著。孩子入睡後，慈濟媽媽還不能

歇息，蓋棉被、關窗戶，半夜帶小朋友上廁所……楊常婉校長記得有天深夜，一位小朋友很不舒服，也多虧了慈濟媽媽幫忙協助送醫。

慈濟媽媽的表現讓協進國小老師留下深刻好評。因為校方也派老師輪值照顧孩子，老師看到慈濟媽媽總是輕聲細語、溫柔體諒，無不感佩！

※

說到孩子此行的收穫，楊常婉

校長說：「他們學會愛的回饋。孩子因為這兩個星期感受到大量的愛，學會了愛人的能力。他們回來後，馬上寫卡片給協進的師生，想念時也打電話聯絡。」

關於這一點，何阿梅老師拿出學生給她的卡片，盛情邀約的熱度在字裏行間明顯感受。何老師說「即使他們現在回中寮鄉了，還是會打電話來問好，甚至一有地震都特別打電話關切呢！」

對協進國小孩子的影響呢？何老師認為，孩子特別懂得把握因緣

幫助別人。

有被愛的經驗，才能學會愛人的能力。兩個星期的遊學之旅，不成就協進國小師生愛心的出口，中寮的孩子也因愛心灌溉，結出愛的果實。

用感恩打造希望

◎文字／編輯部整理 攝影／李委煌

因為大地震，
我深深感到人心不冷漠，
而是無比的溫暖；
一種莫名的衝動——
想為大家一起奮鬥的激動，
一直在心中激起。

TZU CHI FOUNDATION



校慶園遊會

自己動手建學校

◎ 撰文／婁雅君

台中縣太平國小五月二十八日
度過八十二年校慶，今年有別於往年，以萬人健行活動暨募款建校園遊會分享喜氣。太平國小九二一地震後一棟校舍損毀，由慈濟整體規畫重建，校長宋天賜表示：「太平因禍得福，未來是很有希望的。而園遊會從預定的六十攤增加到七十

十三個攤位，各界的熱心參與也讓師生們看見希望。

太平國小校慶園遊會邀請慈濟、太平國中、民間社團共同參與。師生與家長除了排班顯攤，事前也都提供許多義賣品。一位家裏開文具行的小朋友就提供好幾個鉛筆盒，被同學稱讚：「好熱心喔！」

同為慈濟援建學校之一的太平國中也提供十八個攤位，國一學生全部出動。園遊會攤位成長方形依序圍繞整個操場，但卻有三家規格外的「地攤」出現，原來是太平國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中一年十七班的學生家長熱心提供物品，將攤位從一個增加至四個。

同學們齊心協力製作義賣品，像套圈遊戲的四十二個鋁圈，是由彭健倫一個人完成的。「做一個鋁圈只需要兩分鐘，把材料捲成一圈，用膠帶黏起來，再用榔頭敲不平的地方敲一敲就好了。」

相對於鋁圈，手鍊及戒指的串珠就花時間了。導師李嫻琦說，全班利用美術、家政課等時間做「手工」，總共做了兩百多個，園遊會當天一拿出來，攤位前沒冷清過。

太平國小三年七班以教室為攤位，玩的是打水球遊戲；由於天氣炎熱，獲得大家青睞，水球供應不及，小朋友趕緊翻過窗戶，將氣球接在水龍頭下「趕工」。

一年級的小朋友也捧著一盒盒吹泡泡瓶，逢人就抬起小小臉龐：「一瓶五元，兩瓶十元。」「那十瓶是不是五十元呢？」「嗯……大概是吧！」這個問題可難倒他們了！

學生家長也在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高媽媽為了供不應求的炒麵，在會場和家裏來回三趟，「我

先生還說萬一賣不出去怎麼辦，沒想到一下子就賣完了。」曾經營自助餐的高媽媽自豪地表示，她在炒麵裏加了素蔥、沙茶、素肉燥，街頭賣的可是比不上。

省三國小！

我永遠懷念您們

◎ 撰文／邱鈺祺

九二一大地震終於走了，可是很多人都被壓死了，有的房子倒了，只好睡車上或搭帳棚。大家都

非常悲哀，擔心地震又會來了，它就像世界末日的大惡魔，伸出魔爪，一個人也不放過，很多人都慘無比，還好我們全家人都平安，只是房子的牆壁斷了，圍牆倒了，我們算是很幸運，所以要珍惜眼前的一切。

因為地震，學校倒了，就休息了很多天，爸爸怕擔誤我和哥哥的功課，就帶我和哥哥一起去台中寄讀，到了阿姨家，阿姨就帶著我們去省三國小報到。第二天，剛進教室時，覺得那裏一切都陌生，心



裏想回去埔里，可是學校倒了，沒有辦法上課，所以就先在這裏寄讀。

老師來了，就帶我到教室，裏面非常緊張又很高興，我看見沒有我認識的小朋友，那時小朋友都在看書，老師就先給我課本，我和小朋友一起讀書和遊戲。新老師和小朋友都對我很好，又給了我新制服。學校還帶我們去麥當勞，送我們一個娃娃，我很喜歡，高興得合不攏嘴。又帶我們去打保齡球，雖然一個也沒倒，可是我還是很高興。又參觀了科學博物館，也學

不少的知識。玩了一整天，雖然有點累，這也是我最難忘的一天。

這次寄讀非常感謝省三國小全校師生的照顧，離開您們有點依依不捨，可是簡易教室蓋好了，必須要回去讀，還是自己的家鄉比較溫暖、幸福，我還是會永遠懷念您們省三國小。

我的寒假生活

◎ 撰文／李 權

經過九二一大地震後，我更珍

惜身邊的人事物；除了多利用時間充實自己，更珍惜和家人相聚的時刻。寒假裏我跟媽媽學做菜、做家事，希望能幫媽媽分憂解勞。

除夕當天，我炒了三盤應景年菜。雖然今年的年過得與昔日不同，但有親朋好友的祝福，不僅使傷痛一掃而空，反而有種新鮮的感覺。

元宵節，我和朋友到光復國中的操場上玩炮，哇！煙火真是美麗，就像大家的愛聚成一道希望的光，散發各個角落，使無助的人們

重生力量。

雖然車籠埔斷層就在我家附近，但擊不垮大家的信心。也因為大地震，我深深感到人心不冷漠，而是無比的溫暖；一種莫名的衝動——想為大家一起奮鬥的激動，一直在心中激起。

這一陣子慈濟在我們學校和其他災區為人服務。我雖然年紀小，但一定要日行一善，「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是十分重要的，我要以此為座右銘，努力行善。

退休生涯第二春

◎ 撰文／楊倩蓉 攝影／林鳳琪

沒想到退休後還有這麼一大片福地可以耕耘、
廣結更多善緣。

原本堅持的教育理想，
不因退休而畫下終止符。

TZU CHI FOUNDATION



吳福樹老師 |

換了跑道·海闊天空

校園關懷送卡片活動列車，開進了台中縣大里國中。大里國中校長致詞時，特別感謝該校退休老師吳福樹的協助，讓大里國中師生受到慈濟的大愛。樸直瘦小的吳福樹，帶著靦腆的微笑，隱沒在一襲襲的藍天白雲中。

震災後，在職教師恢復了上課的日子，無法全心投入校園關懷音查工作，吳福樹便自己草擬了一些

方案，走訪台中縣大大小小學校，將慈濟的關懷與刊物一一送達。

探視次數多了，許多老師自然而成為吳福樹的會員；因房屋受損，借租在吳福樹家中的舊同事，看他退休後竟比上班時更忙碌，耳濡目染下，也主動表示課餘時間願意加入關懷行列。

「做了以後，覺得很有意義、很有成就感！」吳福樹說，原本認為以自己的毅力，可以一直教到屆滿為止，可是接觸教聯會後，想法改變了，他覺得慈濟教聯會是一個可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以終身投入教育志業的地方，非得侷限在一所學校。

於是，他提前退休，開始參與教聯會活動，一天二十四小時自由自在的運用。震災後，吳福樹覺得自己可以發揮的功能更大了，隨著學校復課、在職老師返回校園崗位，吳福樹繼續在災區協助興建大愛屋，起初對興建工程覺得有些惶恐，幾天下來卻儼然成為專家，甚至還可以指點新進志工呢！

「如果沒有退休的話，我就沒辦法參與這麼多工作、學習到這麼多

事。」吳福樹感激地說。

一樣是從事教育，不過換了跑道學習，吳福樹覺得更加海闊天空，退休這檔事，如果不是別人問起，他幾乎忘了自己已經退休兩年多了。

李昌美老師

穿針引線 廣結善緣

去年六月，將從太平國小退休的李昌美，接過一束東學生與家長贈送的鮮花，心中不禁悵然：「退

休下來，大概就沒有機會再從事教育工作了。」

地震後，李昌美幫忙慈濟送便當到災區，看到許多孩子因大人無暇看顧，髒兮兮地嬉鬧玩耍，心實不忍：「如果有一個地方可以安頓他們多好！」

獲悉石岡國小要成立安親班，頓受災學生，李昌美自告奮勇包辦一切，從籌畫、聯絡到教室布置與提供點心，並擔任安親班的教師兼保母。

每天學生放學後，就是安親班

開始上課的時間。九十多位家長沒時間照顧的孩子，就由李昌美陪伴他們寫作業，或上一些輕鬆的技藝與團康課程。

「第一天上課，孩子都背著書包不敢放下來，他們好緊張，深怕地震隨時又會來！」李昌美慢慢安撫孩子的心，除了教導他們正確的逃生方法，也將靜思語教學帶入安親班，甚至主動到學生家拜訪。

李昌美帶領安親班的野心可不小，不只教導孩子寫作業、畫圖，還舉辦親子座談會、心靈音樂會、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學生作品成果發表會等。

兩三個月下來，學生不但心安定了，甚至回到家中還會對忙於整頓家園的父母表達感恩之情，著實把家長嚇了一大跳。

今年一月，學期結束前夕，親班發揮的作用也差不多告一段落，眼看慈濟希望工程就要展開，需要退休老師全職投入，李昌美決定結束安親班的工作。

許多家長及石岡國小師生得知後，都希望她能繼續留下來，但李昌美想：「教育責任終歸要回歸到

父母身上，我只是來穿針引線而已，既然在這裏已經播下了慈濟種子，不如再到別的地方繼續耕耘。」

其實李昌美也是九二一的受災戶，震災到現在，家裏倒下的圍牆尚無暇整理，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想回來探望她，她告訴孩子：「你們回來我還得照顧你們，這樣就不能照顧其他小朋友了，如果你們真的愛媽媽，就把小孝化成大孝，捐錢幫忙蓋學校。」

沒想到退休後還有這麼一大片福地可以耕耘、廣結更多善緣，相

較於以往在校只能經營一個班級
李昌美懷抱著教育的理想，不因退
休而畫下終止符。

TZU CHI FOUNDATION